

# 獅城潮音

禪  
和  
美

总第 48 期

2017 年第 2 期

SHI CHENG CHAO YIN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通讯 · Singapore Buddhist Lodge Newsletter

大殿雄宝殿

重建居士林 重树正法幢

大殿重建与改造工程 设计介绍及施工进展

让居士林成为每个林友温暖的家

联系林友 弘扬正法

# 目录content



## 卷首语

**p.1** 重建居士林 重树正法幢 陈立发

## 林内新闻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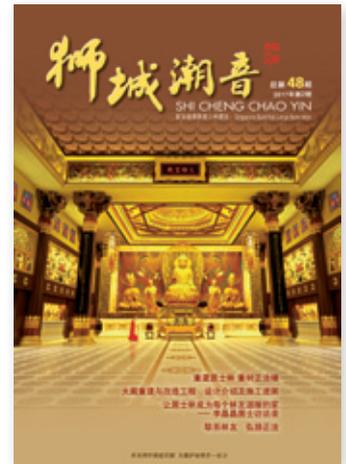
- p.3** 大殿重建与改造工程设计介绍及施工进度
- p.6** 本林举办第39届小学组、中学组助学金发放仪式
- p.8** 华严法会于林内庄严开经
- p.9** 我林于农历四月初八隆重举行浴佛典礼
- p.10** 卫塞节传灯与庆祝仪式
- p.12** 本林常年讲经及净土教理讲座
- p.13** 希望居士林慈悲济世的精神代代相传
- p.15** 第44届董事会选举 候选人名单

## 人物专访

- p.16** 改进施工法 缩短工程延误期 —— 胥传喜 邹文学
- p.18** 让居士林成为每个林友温暖的家 —— 李晶晶 宁小颜

## 生活中的佛法

- p.21** 小颜：苍山寂照
- p.25** 张维昌：母亲一生的心血
- p.27** 真悯：浅谈不盗戒
- p.30** 王有益：追忆在佛教总会与木源居士共事
- p.32** 陈彩凤：我的闭关感悟
- p.34** 何华：薈菴院佛友圈：广洽法师、丰子恺及马一浮
- p.36** 大安法师：只有善导大师是净土祖师吗？（中文）
- p.39** 大安法师：只有善导大师是净土祖师吗？（英文）
- p.43** 西念：佛学常识问答（中文）
- p.46** 沈时安：佛学常识问答（英文）



2017年·第2期·总期: 48  
No. 48, Vol 2, 2017

■ 刊名题字 ■  
赵朴初

■ 发行人 ■  
陈立发 PBM

■ 主编 ■  
释延续

■ 编委 ■  
邹文学 胥传喜  
宁小颜 黄茜梓

■ 通联 ■  
黄茜梓

■ 本期义务撰稿 ■  
何华 王有益 沈时安  
张维昌 真悯 陈彩凤

■ 设计、分色、承印 ■  
先锋印刷装订私人有限公司  
Pioneers & Leaders Centre  
4 Ubi View, Singapore 408557  
Tel: (65) 6745 8733  
Fax: (65) 6745 8213

■ 出版 ■  
新加坡佛教居士林  
17-19 Kim Yam Road  
Singapore 239329  
Tel: 67372630  
Fax: 67370877  
网页: <http://www.sbl.org.sg>  
电邮: [sbl@sbl.org.sg](mailto:sbl@sbl.org.sg)

■ 出版准证 ■  
MCI (P) 186/03/2017

\* 本刊只寄给本林林友，您若不需要本刊，  
请致电67372630或Email取消。

# 重建居士林 重树正法幢

## 代林长陈立发访谈

©邹文学采访



陈立发说，担任代林长逾半年，精神时刻处于如履薄冰的状态，时时自我反省，对待林务工作是否全力以赴？面向千头万绪的局面，如何分清主次、优先处理重要问题切入事件实质？面对财务质疑，如何听取财务顾问林理明先生的专业意见……

他回顾，当时接任代林长的职务完全处于临危受命的局面，自己在周边好友的鼓励下、凭借自身的磨练与华校生临危不乱、勇于承担的精神，鼓起莫大的勇气，与董事会陈锦成先生接手面对动荡不安的局面，毅然挑起维护董事会团结的重担。

陈立发说，他虽然在居士林服务一段时间，向来抱着赤子之心，想为居士林这个声誉卓著、有优秀历史传承的佛教团体奉献心力，使它重新上路，再创辉煌。

### 需要筹集2000万元的建筑经费

陈立发说，居士林董事会现阶段的当务之急，除了借助林三顺顾问的献议、整顿林内行政管理机制之外，便是积极推动大雄宝殿重建工程。

他指出：“由于工程初期启动时出现多项困难，原本预备的资金至今还有2000万元左右的缺口。”他期望即将诞生的新董事会能集结各方实力，完成筹措巨款的重任。

“准备参选的董事，首先要有居士林‘弘扬佛法，慈悲济世’的精神，并且具有良好的社会运作能力，广博的人脉关系，以及专业领域方面的优势，尤其在建筑工程方面，尹崇明、胥传喜二位顾问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经验，以及对待工作的认真投入，确保了完成这项工程的重大责任与挑战。”

陈立发自愧没有已故李木源林长的威严和领导霸气，也不能一年365天常住居士林。不过，他相信以自己几十年的诚信风格和人脉网络与商场联系，以及凭借顾问委员会的专业奉献精神，他还是信心满满、有把握争取到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 建立完整规章制度

陈立发说，新的董事会必须与时俱进、建立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保证行事管理的透明度，财务报表清晰，部门监督管理严谨，对外不断提高大众的服务效率；弘法利生事业由延续法师领导，确保佛教文化的传承工作能稳健开展，让信众充满对林务的信心。

“有了比较严密的行政和监督制度，以后不管董事会谁来接班，在制度系统的健全监督之下，就能有效的起到监控与运行的相互制约，不会轻易让别有用心的人随意操控。”

他强调，居士林是几代先贤和广大信众出钱出力创建的大型慈善事业，也是华社组织一面鲜明的旗帜，绝对不允许沦为某些私心利益者占据的平台，这样才能确保居士林成为一个百年基业的佛教圣地。

他透露，在居士林董事会前阵子出现纷争不断的时刻，善长仁翁的捐献面临下降的趋势，捐献米粮曾经历历史性一度中断，不得不动用资金购入米粮……，直到董事会整顿

之后，近几个月捐献才恢复正常。

“公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董事会成员是否存有个人私心？是否大公无私的进行内部整改？春节前夕推出的度岁金分发，中、小学助学金发放等系列活动，就让更多人前来共襄义举，体现了居士林百年基业的另外一个起步。”

## 弘扬佛法 传承文化

陈立发说，居士林是一个紧贴底层社会的慈善机构，援助对象不分种族、宗教和籍贯，创林先贤的宏愿与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也成为推动新加坡迈向温馨社会的一个标志。因此，愿意站出来进入居士林的董事成员，更需要具有良好的愿力与奉献精神，团结最大多数林友共同负起这项历史重任，来完成大雄宝殿重建的神圣使命。

“我们欢迎各界人士，基于弘扬佛法，慈悲济世的宗旨，加入居士林不同组别的工作，包括挑起领导的职责，或者加入义工团队，一起推动居士林的慈善事业，为我国部分弱势群体提供必要的援助。”

他指出，居士林重建完成后，将有更大空间为林友和广大佛友提供更多共修诵经场所，将举办更多传播正法的佛教讲座。除此之外，居士林也将继承先贤遗志，从多层面积积极弘扬华族传统文化，将正信佛法与孝道精神等完美结合，“重建居士林，也要重树正法幢！”



# 大殿重建与改造工程 设计介绍及施工进展

◎胥传喜

本林计划耗资6000万元的大殿重建及改造项目正在建设中。为了帮助广大林友对居士林的新家有个全面的了解，本刊现将工程设计构思及施工进展汇报如下。

## 一、工程简介

本林林所位于金炎路17号及19号。位于19号的原大雄宝殿建成于1970年，而位于17号的行政楼则建成于1995年，分别已有40多年及20多年的屋龄。因为原有建筑老旧加之空间特别是停车位不够用，在已故前林长李木源居士的辛勤操劳及多方奔走下，于两年前开始了19号楼的重建及17号楼改造工程，包括拆除原有的19号楼，重建大雄宝殿，并增加讲堂、增设地下停车场，同时对现有的17号楼进行内部改造及重新装修。

## 二、设计介绍

### （一）建筑布局及功能分区

重建后的19号楼一楼为大雄宝殿，可供800到1000人参加不同活动。挑空四层楼高的设计将更显大雄宝殿的宏伟气势。在大殿的上面也就是五楼的位置，将会是维摩诘讲堂，可供400人听课。而讲堂的上面，也就是六楼的位置，将是观音亭。

重建后的19号楼将有4个地下层。负一层将是新的厨房和斋堂，可供400多人同时就餐。负二层到负四层将是地下停车场，共有123个停车位，以后林友来居士林礼佛和共修，将不再有无处停车的老大难问题。

目前位于17号楼地面层的厨房及就餐处移去19号楼负一层后，空出的地方将部分用于储存米粮、部分用于陈列本林历史，以怀



念先贤并永记他们的贡献。二楼办事处将保持不变，三楼的功德堂及四楼的图书馆将重新装修。五楼及六楼的停车场将被改造成礼堂，现有的六楼楼板将被移除，以增加楼层空间。七楼的大礼堂将被保留，但屋顶将被重建，以解决漏水问题并增设屋顶水箱。

建筑的外观设计则以红墙绿瓦为基本色彩，配以石材柱面、飞檐及燕尾脊，以突出南方寺庙建筑的特色。

## (二) 大雄宝殿室内设计介绍

现在让我们带您一起参观一下大雄宝殿的设计方案。定稿的设计方案巧妙利用室内设计手法，使一座建筑物同时包含了传统佛教建筑的诸多元素，包括山门、鼓楼与钟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等等。

大殿最前面的柱子设计运用山门造型。进入大门，左右两侧将分别安置居士林原有的大鼓与大钟，形成鼓楼与钟楼。从鼓楼与钟楼向内，进入天王殿。正中间供奉弥勒佛，两侧则供奉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是佛教中的护法神，保佑四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走过天王殿，便进入大殿。大殿在功能上又有两个分区：前半部分供居士们礼佛及举行法会用，地面图案在中轴线两侧为莲花，寓意为居士们坐在大殿地面犹如坐于莲花之上；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在佛教中代表着由烦恼而至清净，脱离痛苦、圆满佛道、生于净土。里面的功能分区则为传统意义上的大雄宝殿。大雄宝殿两侧供奉十八罗汉及二十四天。中间汉白玉大须弥台上供奉华严三圣、又称释迦三尊，即本尊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同时供奉阿难尊者及迦叶尊者。大须弥台的东面墙壁上，将供奉东方三圣，又称药师三尊，即药师佛、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而西面墙壁上，则供奉西方三圣，又称阿弥陀三尊，即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整个大殿形成供奉“横三世佛”的格局。

大须弥台的对面，即大殿入口处，供奉的是韦陀菩萨。韦陀菩萨面朝着大雄宝殿，以镇护道场。而大殿的最里面，即华严三圣的后面，为藏经阁。佛教中称佛、法、僧为三宝，这样的设计，让居士们在大殿礼拜佛



宝的同时也在礼敬法宝。

因为本林的大佛像是唐代风格，佛像体态匀称、自然舒展、动态感强、神采稳重而不失慈祥。大雄宝殿的室内设计包括莲花柱、斗拱、天花、石刻与壁画等等也与此风格相配合。整个大殿的设计显得宏伟、庄严、清静、殊胜，既体现了佛教文化，又展现了居士林的特色，并尽量利用居士林现有的佛像及设施，以节省建造费用。

### **(三) 其他设计考量**

**维摩诘讲堂** 维摩诘居士是东方妙喜世界的菩萨，他来到娑婆世界，化身在家居士，襄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智慧堪與文殊普贤齐等。他积极行善、修道，是居士的典范。本林19号楼重建之后，五楼的讲堂将被命名为维摩诘讲堂。讲堂主要供居士们修行及听讲座用，室内设计以平静、祥和为主基调。可供400人同时听课用的讲堂，在需要时可以分隔成三间独立的中型课室。

**围墙设计** 围墙的雕塑将以佛教故事为题材，以充分体现居士林弘扬佛法、慈悲济世的宗旨。

**景观及园艺** 在体现热带森林景观主题的同时，充分考虑到可维护性，选用少落叶、不吸引飞鸟的树木，以及不吸引昆虫、蜂类的花草。

**无障碍设施** 考虑到我们林友中有不少乐龄人士，重建及改造工程充分考虑到无障碍设施，如坡道、扶手等等；厕所的设计也充分考虑到乐龄人士的需要。

## **三、施工方法及工程进展**

### **(一) 施工方法**

重建后的19号楼将有4层地下室。通常的地下室建造方法是挖土到最底层、从下向上逐层建造。为了保证施工安全、尽可能减少对邻近公寓等建筑及周围环境的影响，本工程采用采用的是“逆作法”，即在打好大楼桩基础及地下室四周的维护桩后，先下洋灰浇筑地面层的大梁和楼面，并留洞口以方便挖土出泥。在这之后，开始挖土到负一层位置，浇筑负一层的楼板；再向下挖土到负二层，浇筑负二层。以此类推，从上向下建造。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一层地下室的楼板同时也用作挖土时的临时支护，省去额外的临时支护结构，减少因为挖土建4层地下室引起土体松动、移位而造成邻近建筑物变形、开裂。另一方面，因为先建好地面层，再向下施工，后面的施工大都在地下进行，不受天气影响、施工进度快，同时施工噪音扰民的问题也可以缓和。

### **(二) 目前的进展**

到本刊截稿时，大殿桩基础及地下室四周围护桩已全部完成；地面层大梁及楼板浇筑已完成；地下负一层楼板已部分完成，向负二层的挖土工作正在进行中。同时，从地面层向地上五层的柱、梁浇筑也已经部分完成。

虽然整个工程前期因种种原因造成了项目进度上的延误，随着本林领导层的调整与充实、顾问团队的引入，以及各方同心同德、共同努力，我们仍可期待在2018年底迎来我们居士林全新的家。



# 本林举办第39届小学组、 中学组助学金发放仪式

本刊讯：2017年4月8日，本林在七楼礼堂成功举办第39届小学组的助学金发放仪式。

内政部政务次长安宁阿敏先生为本次大会主宾。

回教传道协会和菩提学校的同学表演了迎宾节目。新加坡回教传道协会主席阿布巴卡先生、道教总会第一副会长林金发先生、本林教育基金主席陈远才居士及大会主宾内政部政务次长安宁阿敏先生先后致辞。安宁先生特别提到，在2001年，他自己本人曾从居士林的教育基金受惠，得以完成他的海外交流课程。他特别感谢居士林教育基金会在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完成学业方面所做的贡献。

今年共有来自27间学校及8间协会的300多名学生获颁助学金。本林代林长陈立发居士、大会主宾安宁阿敏



先生及部分嘉宾与各学校获颁助学金的学生们合影留念。

弘扬佛法、慈悲济世是本林的两大宗旨。在慈悲济世方面，除了常年提供免费素食、设有中医义诊所、发放度岁金外，居士林从1979年起每年向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发放助学金，至今已经发放超过1700多万新元，3万余名学生受惠。



本刊讯：继2017年4月8日举行小学组的助学金发放仪式后，2017年4月22日，本林在位于金炎路的七楼礼堂成功举办第39届中学组的助学金发放仪式。总理公署及人力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先生为本次大会的主宾。来自67所中学及8所协会的645名中学生共获颁30多万新元助学金。本林代林长陈立发居士、教育基金主席陈远才居士、大会主宾陈振泉先生等为学生们颁发助学金与精进奖，并与同学们合影留念。



本林多年来一直将助学作为慈悲济世的主要活动之一，从1979年起每年向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发放助学金，至今已经发放超过1700多万新元，3万余名学生受惠。居士林相信，助学也是在播种善念，因缘成熟，善念就会发芽、成长。事实上，许多受惠学生已完成学业、事业有成，并在各自的岗位上回馈社会。

活动由新加坡佛教居士林教育基金与回教传道协会、新加坡道教总会联合举办。

居士林感恩所有善心人士多年来的慷慨资助，感谢义工们的奉献与付出。



# 华严法会于 林内庄严开经

本刊讯：华严法会为本林一年一度的重要法会，今年的法会亦吸引了众多林友、佛友，甚至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佛友特地前来参与盛会。

《华严经》有“经中之王”之称，从晋至唐，前后三次翻译，其卷帙浩繁，义理精深，非定慧力，非大因缘，非上善根，难以受持读诵。古德常说《华严经》在处则正法在，《华严经》在处则邪业远。

每逢卫塞佳节之际，本林特隆重举行“华严法会”，由5月3日至24日（农历四月初八至四月廿九）共21天。本林特地从中国恭请法师，带领林友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一部八十一卷，每晚敬设《瑜伽焰口甘露斛食》。自5月3日下午开经以来，每日法会皆吸引两百多位佛友前来，座无虚席。



# 我林于农历四月初八 隆重举行浴佛典礼

本刊讯：2017年5月3日，农历四月初八，本林在金炎路林所七楼礼堂隆重举行浴佛典礼。

浴佛典礼是为庆祝佛祖释迦牟尼佛诞生而举行的盛大仪式，汉传大乘佛教传统的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及藏传佛教都是在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庆祝佛诞，这一天又被称为“浴佛节”、“华严会”等。

浴佛的习俗源自佛祖降生时的景象。摩耶夫人怀胎临近产期之时，自迦毗罗卫国回母国生产，途经蓝毗尼园在无忧树下太子诞生，其时树下自然生七宝七茎莲花，悉达多太子诞生于莲花之上。然后，自行七步，无扶侍者，举其右手作狮子吼，“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此时，难陀和优波难陀龙王吐清净水，灌沐太子之身。此后，千百年来，在古



代印度和佛法传播之处便形成了浴佛传统。

居士林多年来都是按照汉传大乘佛教的习俗，在农历四月初八这一天庆祝佛诞。本林佛法导师延续法师为本次浴佛典礼主法。代林长陈立发居士、司理陈锦成居士、财政潘森钿居士等以及本林众林友、十方信众约六百人参加了此次典礼。

我今灌沐诸如来，净智庄严功德海。

五浊众生离尘垢，同证如来净法身。

浴佛的意义，一是纪念佛祖的诞生；二是外沐佛身、内净自心，借助于浴佛这一仪式，反省自我、清净自心。居士林祈愿众林友及十方信众早日得离尘垢，速证菩提。阿弥陀佛。





# 本林举行 卫塞节传灯与 庆祝仪式



本刊讯：农历四月十五(5月10日)是卫塞节，纪念佛祖释迦牟尼佛诞生、成道、涅槃的日子，同时也是本地法定公共假期。居士林自创立以来，一直在这个殊盛的日子里举行庆祝活动，今年亦不例外。许多公众因此抽空前来居士林，一同欢庆这个重要佛教节日。

在卫塞节前夜，林内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传灯仪式。傍晚太阳刚下山，林友们便齐聚林内，本林延续法师主法，代林长陈立发居士、司理陈锦成居士、本林行政顾问林三顺先生、建筑顾问胥传喜居士等代众上香，而后绕马路步行一圈，手持平安灯，为自身与家人祈福。今年参与传灯的人数络绎不绝，据估计比去年多出一倍多，长长的队伍望不到尽头。现场几十名义工连同林内职员在各个地点维持秩序，保障了仪式的顺利举行。



卫塞节当天清晨，居士林便人潮熙攘，好不热闹，许多林友携老带幼，至林内浴佛祈福求平安，并享用林内免费

供应的素食。上午10点整，卫塞节庆祝仪式于七楼举行。延续法师带众在佛前拈香，并首次由在场信众逐个传供，以香、花、灯、净水、水果、茶、食供佛。

陈立发代林长随后于仪式中上台致辞，他表示自去年11月接棒代林长职位以来，居士林的工作千头万绪，百事待兴。内部行政管理、财物审核、大殿重建等活动，都需要花费心思和精力去完成。令他犹如重新回到四十年前的创业阶段。但是在佛菩萨保佑之下，许多问题最终逐渐解决，林内纷争的局面总算能稳定下来。他最后也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在全体林友和各位同修的支持下，把正在推进的各项改革持续下去，把居士林大殿重建工作圆满完成。



# 本林常年讲经 及 净土教理讲座

主讲  
**延续法师**

时间  
**7:30pm - 9:30pm**

地点  
**本林四楼图书馆**

## 《无量寿经》近期讲座 (周五)

- ❖ 5月19日 《无量寿经》原译本(40)
- ❖ 5月26日 《无量寿经》原译本(41)
- ❖ 6月09日 精进佛三第一日
- ❖ 6月16日 《无量寿经》原译本(42)
- ❖ 6月23日 《无量寿经》原译本(43)
- ❖ 6月30日 《无量寿经》原译本(44)

## 《净土教理》近期讲座 (周六)

- ❖ 5月13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三)
- ❖ 5月20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四)
- ❖ 5月27日 昙鸾大师净土思想(五)
- ❖ 6月03日 讨论与分享
- ❖ 6月10日 精进佛三第二日
- ❖ 6月17日 第二学期课程总结

## 精进佛三

日期: 6月9日 - 6月11日

时间: 9:00am - 9:00pm

地点: 本林五楼讲堂

主三和尚: 延续法师

- 1、本林精进佛三无需报名, 自愿参加。
- 2、受五戒或菩萨戒者请著缁衣, 受三归者请著海青。
- 3、精进佛三每日传授八关斋戒, 自愿受持。
- 4、本林精进佛三为经行念佛, 每日经行十小时, 来参加佛三者请穿适宜长时行走的鞋子。



# 希望居士林 慈悲济世的精神 代代相传

◎陈立发代林长卫塞节庆典向广大林友致辞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林友、各位同修：

大家卫塞节吉祥！阿弥陀佛！

上个星期的四月初八，我们刚刚隆重举行了浴佛典礼，庆祝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诞辰。今天，我们济济一堂，再次欢庆佛历2561年卫塞节。四月初八是汉传大乘佛教记载的佛陀诞辰日，中国、日本、韩国、越南等大乘佛教国家，在这一天举行浴佛典礼。我们居士林是大乘汉传佛教净土宗的传统，居士林自1934年创立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庆祝这个传统佛诞。

而今天是南传佛教的卫塞节，1950年，在斯里兰卡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上，大

会通过了以五月月圆日为卫塞节的决议。这个决议得到南传佛教国家的响应，泰国、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家在这一天庆祝佛陀的诞辰、成道和涅槃，三期同庆。虽然，卫塞节在南传佛教国家记载的日期不尽相同，我国则是以农历四月十五日为准，这个节日也是在我林前领导师、广洽老法师等前辈，争取之下成为新加坡公共假期。

1999年，卫塞节也在联合国第54届联会通过，成为“联合国卫塞节”。所以，我们看到，每年的卫塞节，很多西方政要都在联合国参加浴佛仪式。

在这个佛光普照的吉祥日子里，我们缅怀佛陀80年行化人间的一生，佛陀思想的火

花在近3000年后，依然影响着千千万万的人群。我们也缅怀居士林创林的转道老和尚、历代先贤和历代林长：李俊承、邱菽园、陈光别、李木源等。饮水思源，如果没有先贤们的无私奉献和付出，就没有居士林今天的成就和辉煌。

记得两年前的卫塞节，前林长李木源居士，和我们的老董事陈远才、陈锦成、潘森钿等一起庆祝，但今天李林长已经乘愿而去。自从去年11月27日我接棒代林长职位以来，居士林的工作可说是千头万绪，甚至可以说百事待兴。内部行政管理、财物审核、大殿重建、慈善利生以及我们每天的弘法修持等活动，每一样都重要，每一样都需要群策群力、花费心思和精力去完成。

自从担任代林长半年以来，我体会到这是一项光荣的使命，有如重新回到四十年前的创业阶段，每天都必须精神抖擞，听取各方意见。现在才真正理解，为什么前林长要搬到居士林安家落户！

我也算是黄金年华之人，但是想到居士林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光辉岁月，大家能有机缘共同完成大雄宝殿的神圣职责，也体现了在我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必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尽管林里工作千头万绪，在佛菩萨加持和保佑之下，许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我感到最庆幸的是、我们有一个团结合作的团队；行政上的事务有司理陈锦成和林三顺顾问的出谋划策；财务上的事情有财政潘森钿和林理明顾问的专业指导；大雄宝殿的建筑工程有尹崇明和胥传喜顾问的监督；日常的弘法修持、共修法会有延续法师和各位法师承担，我们纷争的局面总算能稳定下来，并且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目前我们的捐款开始回升、米粮捐赠也继续回升，义工开始回流，共修和法会也越来越规范。感谢大家对居士林的不离不弃，我们坚信居士林一定能越办越好。

今天，我们举行仪式向伟大的佛陀致敬、向我林的先贤前辈致敬，同时也希望大家团结一心，在全体林友和各位同修的支持下，把正在推进的各项改革持续下去，把居士林大殿重建工作圆满完成。这是一桩功德无量，弘扬佛法，造福社会、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希望居士林慈悲济世的精神代代相传。最后祝愿在座的各位同修卫塞节快乐，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大家多来居士林念佛，阿弥陀佛。

2017年5月10日

# 第44届董事会选举 - 候选人

编号	候选人姓名	年龄	性别	教育	职业	居士林现任职务
1	陈立发 Tan Lee Huak, PBM	69	男	大专	董事长	第43届董事 - 代林长 第17届福利基金理事 - 主席
2	陈锦成 Tan Gim Seng, PBM	70	男	专科文凭	退休人士	第43届董事 - 正司理 第17届教育基金理事 - 秘书
3	潘森钿 Pan Sen Tian	45	男	工程学士	经理	第43届董事 - 正财政 第17届福利基金理事 - 财政
4	李晶晶 Lee Chin Chin	40	女	文学士	市场销售总监	建筑和重建工程委员会 - 成员
5	尹崇明 Wan Shung Ming	65	男	理科硕士	商人	建筑和重建工程首席顾问
6	林三顺 Lim Sah Soon, PPA	70	男	大专	公司董事	首席行政顾问
7	胥传喜 Xu Chuanxi	52	男	硕士	首席工程师	建筑和重建工程顾问
8	戴宝锦 Thur Poh Gim	47	女	学士	物流主管	第17届福利与教育基金理事 - 理事
9	陈爱华 Ting Ai Hwa	69	男	中四	商人	
10	陈家发 Tan Kay Huat	57	男	ITC工业技术文凭	首席工程师	
11	黄美湘 Wee Bee Seong	59	女	中四	公司董事	
12	陈宝穗 Chan Poh Swai @ Poh Swee	69	女	学士	退休人士	
13	王有益 Ong Yew Aik	77	男	高三	退休人士	
14	林淑群 Lum Sok Kwan	78	女	中学	中医师	
15	吴亚花 Goh Ah Hoi	58	女	小六	退休人士	
16	黄亚瑄 Ooi Ah Suan	53	女	专科文凭	会计	
17	张钦德 Cheong Khim Teck	68	男	大专	商人	
18	洪金凤 Ang Kim Hong	63	女	中四	文员	
19	王春发 Ong Choon Fatt	69	男	中学	公会主席	
20	唐英珠 Tng Eng Choo	75	女	小学	退休人士	
21	蔡瑜桦 Chua Giok Howa	64	女	商科文凭	房地产集团总监	
22	黄秋霞 Ng Chiew Ha	62	女	专科文凭	退休人士	
23	陈春莲 Tan Soon Lin	72	女	小三	退休人士	
24	林如崇 Lim Joo Chong	74	男	无提供资料	商人	
25	萧金玲 Seow Kim Leng	73	女	无提供资料	家庭主妇	
26	陈金莲 Tan Kim Lian	75	女	小学	无提供资料	
27	曾丽金 Chan Lay Kim	60	女	中学	公司董事	
28	陈南生 Tan Nam Seng	69	男	理学士	退休人士	
29	陈鑫泽 Tan Shin Tse	40	男	机械工程学士	服务总监	
30	叶再兴 Yap Chai Hin	66	男	中学	退休人士	
31	郑若松 Tay Jiak Song	62	男	CPA(特许会计师)	经理	
32	司徒锦荣 See Tow Gam Weng	57	男	中四	技术人员	
33	蔡添寿 Chua Thiam Siew	65	男	中四	退休人士	
34	吴月丽 Goh Guat Lay	65	女	O水准	高级销售经理	
35	蔡秀珍 Chua Siew Tin	83	女	中学	退休人士	
36	郭雅玲 Kay Ah Leng	57	女	O水准	独资企业主	
37	秦汉鸾 Cheng Hang Luan	59	女	小四	幼托	

# 改进施工法 缩短工程延误期



## ——胥传喜透露大殿重建工程进展

©邹文学采访

**胥**传喜毕业于中国南京河海大学土木工程系，2002年考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工程硕士文凭，后来加入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是英国皇家特许工程师，目前在City Sky咨询私人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

远在南京，怎么就会来到新加坡发展，最近还成为居士林的义务建筑工程顾问呢？

### 著名结构工程师

胥传喜来新加坡之前，已受聘为母校河海大学副教授兼土木工程系副主任，曾获中国政府及国家教委颁发科技进步奖，江苏省及河海大学优秀教学成果奖。

他在进修国大的硕士学位时，已获本地一家土木工程咨询公司青睐。半工读毕业后，更参与本地、马来西亚、越南和中国的多项大型土木工程的设计与建设管理。

“我的专业是结构工程学包括张拉结构（tensile structure），涉及的多数是大跨度的建筑工程。”他透露自己参与的本地建筑工程，包括克拉码头和滨海湾花园的半透明帐篷式建筑。

## 结缘居士林

胥传喜刚来新加坡期间，或许也在寻找精神上的寄托，参加了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办的为期三年的佛学班。他后来更进一步与佛法结缘皈依三宝。他的师父是妙仁法师。

那么他又怎么与居士林结缘的呢？

胥先生笑说：“多年前在参加一些活动时便认识陈立发居士，他是众人口中的善心人，所以当他邀请我参与监督居士林大殿的重建工程时，感觉那便是我人生中难得的机遇，自然义不容辞地接受这项神圣任务。”

为此，他也获得师父妙仁法师的祝福，鼓励他为慈善事业尽一份绵力。原来妙仁法师也与居士林有一段因缘：她自小在居士林学习佛法，并圆满出家修行，虽然目前在马来西亚新山一所佛寺担任住持，仍对居士林深怀感情。

## 发挥互补功能

居士林是在2014年宣布重建大殿和增建新设施的计划，以便一劳永逸地解决建筑破损和设施不敷应用的问题。这项工程预算耗资6000万元，从2015年7月开始分三个阶段施工，估计需三年四个月才能完成。

胥传喜说，大殿的建筑工程目前出现拖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过，也仍是可以逐步克服的困难。

他指出：“虽然居士林之前已聘请工程专业顾问，但业术有专攻，彼此只要同心，便可发挥专业领域之间的互补功能，改善工程运行的机制，加速工程的进展。”

他透露，在考虑了地质特点和工程对邻居的干扰问题后，目前采用的施工方法是逆作法。

“我们先做好地面层，再把主力移到地下层。建筑工程从地下一层逐步深入到地下四层。这样，即使刮风下雨，工人还是可以施工。另一方面在加速工程进展时也能减少对邻居的噪音干扰。”

他补充说，新大殿的工程在接近完成时，也考虑同时展开原有殿堂和礼堂的翻新计划，希望通过这些施工方法的改进，缩短工程的延误时间。

胥传喜说：“我来新加坡是缘分，加入居士林顾问团也是因缘。希望顾问团的专业知识与工程经验，有助于确保大殿工程进展顺利，吸引更多民众接受佛法庇护，共同建设一个和美的社会。”

李晶晶(中)与  
特丽莎修女



# 让居士林成为 每个林友温暖的家

## ——李晶晶居士访谈录

编者按：李晶晶是已故前林长李木源居士的女儿，在居士林去年的风波中被推上风头浪尖。本刊编辑最近对李晶晶进行专访，试图通过访谈，了解她的所思所想，以及她对居士林发展和前景的看法，以飨读者。

◎宁小颜采访

### 1、你是居士林的会员，也是已故老林长的女儿，谈谈你对居士林的认识和定位。

小时候对居士林的最初印象就是非常大，有大殿、办公室、图书馆，但是厨房却很小很拥挤，大家主要语言都是福建话，甚至有时诵经都用福建话。我最喜欢的就是图书馆，里面都是华文书，每个周四还有华乐团排练，当时的空间现在想起来其实很小，但是内容丰富，活动很多。

中学时我就读的南侨中学就在居士林对面，父亲却从来没有接送过我，甚至不准我下课到林里。当时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同学们都可以来居士林吃饭而我却不行，长大后才明白父亲公私分明，绝不允许有任何的裙带关系，亲友不能占居士林一丝一毫的便宜。到后来我开玩笑地称父亲为“林长”，是因为做他的子女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一个普通人却能得到他的无私援助。

高中时因为学校离居士林很远，再加上父亲把全部身心扑在林里，常年不回家，父母的关系也因此亮起了红灯，所以有段时间我都是去学校附近的一些寺庙。这个时候我发现很多寺庙对待信众是有分别心的，对大功德主和普通信众的态度和方式截然不同，

这和父亲从小教育我的众生皆平等的观念是相左的。后来父亲患了直肠癌，为了方便照顾他，我加入了居士林的义工队伍。

之前我也曾经在其它的慈善机构做过义工，通过比较，我深刻地体会到到居士林同其它机构最大的区别就是从来不以盈利赚钱为目的，在这里不分种族、身份、地位、众生皆平等。父亲一向的宗旨就是广结善缘，大爱无疆。他常说有施才有得，居士林数十年如一日免费布施素食，推行不杀生，爱护众生。同时在管理方面他又是铁面无私，严格执行各种规章制度，对助学金的发放、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严格把关，不允许丝毫的纰漏。就这样，居士林慢慢地变成了信众的一个家，把不同种族的人凝结在一起，大家自发、自觉、自愿地在这里奉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把温暖和爱散播出去，这一点是最令人感动也最让人怀念的。

## 2、你和林友接触比较广泛，你认为居士林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什么？

我认为居士林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有两点：一是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秩序，回到以前那种温馨的大家庭氛围。之前居士林有很多的义工、佛教活动和团体小组，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场所。很多年轻人早上把父母放在这里，晚上下班时再接回去，大家在居士林度过很开心的一天。虽然现在慢慢在开始恢复，但林友们都希望回到以前那种以布施服务大众为宗旨的道场。我们不能以重建为理由减少各种活动，那样的话义工的流失会变得越来越严重。

想起以前林里连清洁工人都没有请，大家很是很自发自愿地做义工，对比现在冷清的局面，令人伤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把大家召唤回来，组织起来，给大众提供最好的服务。第二点就是希望我们恢复以前的各种团体活动，如法器班、念佛堂等，举办讲经、念佛等各种弘法活动。现在居士林只有净土班还在，如果净土班都没有的话，那与其它以经忏佛事为目的的团体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这是林友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最担心的结果。

## 3、居士林在大乘汉语系佛教圈有很大的影响力，你认为居士林有哪些优良传统应该保持？

居士林在大乘汉语佛教圈有很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居士林几十年如一日秉持着弘扬佛法，为大众服务的宗旨才有如今的影响力。居士林是一个佛教道场，最早的名称是新加坡佛经流通处，开办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让居士林成为一个大家都能来念经、听经、学佛的场所。

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净土佛学班一定要保持下去，很多人念经很多年，但不知道自己念经的目的是什么？经文的意思是什么，也不明白。所以，我们居士林传统一直有讲经弘法，就是要大家明白学佛，不是迷信学佛。几年来参加净土佛学班的同修有四、五百人，为弘扬佛法培养了很多人才，这才是我们佛教的希望。另外就是推广教育，多年来居士林的奖学金、助学金帮助了许多贫困家庭的子女完成了学业，为国家为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以以这项优良传统要保持发展下去。

#### 4、居士林一直是为我国社会底层服务，你认为在哪些方面需要加强或者拓展？

我认为可以在孩子的教育这方面加强拓展，以前父亲曾经说过希望居士林能够开办幼儿佛学班。现在的家长都十分注重教育，除了学业之外，就是培养孩子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从小就在一个善良友爱的环境下熏陶成长，就会在心里种下一颗爱的种子，慢慢发芽长大，即使以后踏入复杂的社会，混乱的环境，也不用担心会被污染，因为从小他的根基都已经打好了，已经形成了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法的系统学习显得非常重要，每一个在这里学习的学员都会用佛法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子女、父母、家人、亲友，在无形中壮大了居士林的力量，这些学员同样会将净土念佛法门传播到四面八方。

现代社会每个人的工作压力都很大，父母都忙于做工，很少有时间陪伴教育孩子，所以我希望居士林能够发挥利用我们的资源，深入社区，去帮助那些贫穷家庭的孩子，让他们也有机会接受教育，以免长大后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误入歧途。

#### 5、居士林风波在去年年底逐渐平息，你对居士林以后发展有什么更好的意见或建议？

陈立发居士是一个善良老实，脚踏实地的人，之前也是经过辛苦打拼才有今天的社会地位。因为经历过那种艰苦奋斗的日子，所以知道如何帮助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对居士林来说，这是他的长处和优势。但是居士林毕竟不同于商业或者一般的社团和慈善机构，居士林是一个有信念、有使命、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佛教组织。我们希望陈立发组织一个好团队，我们也会积极协助他，充分了解和熟悉居士林如何发展，如何更好的服务大众，让居士林成为一个真正弘扬净土的正法道场，这样才不枉当年创始居士林，护持壮大这块净地的每一任林长的初心。

居士林的会员老化严重，所以吸纳培养年轻人是一个迫切的问题。众生皆有善根，新加坡想要学佛的年轻人还有很多。作为一个佛教团体，不能一成不变，要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年轻人进来。比如举办各种活动，还有我们的净土学习班可以广泛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像这一届学员就都很年轻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让大家接触佛法，弘扬佛法的方式。

我们的很多林友，心中都热爱居士林，把这里当成他们的家，很多老林友都是陪伴居士林一路走来，历经了风风雨雨。他们曾经见证过居士林最辉煌的时候，也经历过居士林最低潮的日子，所以大家都期盼居士林能够回到那个温馨有爱的大家庭。大家一起学佛、念经、做义工，发心为这个团体奉献。林友们都很怀念那种除夕夜一起围炉而坐，和孤儿院的孩子们一起分享温暖和爱的日子。同样我希望以后能听到越来越多的好消息，比如通过居士林的助学金，有机会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自食其力，有的成了成功人士，有的做了部长议员，然后重新回到居士林，继续回馈这个社会，回馈这个组织，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

# 苍山寂照



◎  
小  
颜

同寂照庵相识，是在千里之外的狮城。

一个炎热的午后，点杯黑咖啡，闲闲地翻一本旅行杂志，不经意间，几张图片跳进眼帘：冬日暖阳下怒放的牵牛花，几尾慵懒的游鱼，靛蓝印花的染布旁古朴的粗瓷老罐……

虽匆匆一掠，却是惊鸿一瞥，寂照庵三个字便印在脑海里。

一次偶然也许便注定了日后的必然。三个月后，我已于位于赤道的岛国来到了梦中的苍山洱海。同样，亦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车沿着苍山的盘山小路缓缓爬行。

初冬，路两侧满是郁郁古松。转个弯，一树冬樱从青松翠柏中的拥围之中探出头来，满树重粉，映着苍苍绿色，清丽如歌。

## 生活中的佛法

山道难行，一路盘旋折上，过了感通寺，行不多远，便到了位于圣应峰南麓被丛林重重包裹的寂照庵。

上了台阶，一树湖蓝色的绣球花大若孩儿面，花丛后池水若隐若现。站在池前，水清如镜，树影将池水染成一块通透碧绿的翡翠，数十尾金黄、朱红、雪白的鱼儿悠然自得的游曳。

只一眼，心，便安静下来。

青石小路曲径通幽，两侧是几排雅致的兰草，过去，便到了庵门。

寂照庵始建于明初，后毁，由云南都督唐继尧主持重建，现在大门上方“寂照庵”三字便出自他手。

踏门而入，顿被满院的花儿和肉肉们吸住了。

院落不大，正方大殿，左厢客堂，右厢祖师堂，青石铺地，朱红长廊下一串串手掌大小的松果累累而垂，粗粝棕色的果皮下相映的是一盆盆硕大的牵牛花，舒展的绿叶里深红、墨绛、淡蓝、橙黄、粉白、亮紫的花儿们开得恣意、耀眼，直晃得人眼都晕了。

目光刚从花果们身上拉下来，又被院子里占了半壁江山的肉肉植物们占据了。子持莲花、桃美人、青星、玉露、紫弦月、琉璃殿、静夜、佛珠、白雪姬、熊童子、白花小松、冰梅、黄金薄雪万年草……认得的，不识的，一不留神，竟误入了“多肉世界”深处。

很难想像，平日里娇贵难养的多肉植物们在这里竟活得如此率性随意，瓦盆、粗木、石槽、黑色塑料桶、陶罐，草篮，石缝，无一不是它们的家。庵堂后有一整墙破土而出的玉莲，沿着土山肆意蔓延，爬了一坡，风吹、雨淋、日晒，依然生机勃勃，鼓

鼓胖胖，舒展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

正沉浸于奇异的花木世界中时，一声声清亮的吟唱声自正方大殿传来，令人心神一凝。

庄严的西方三圣面前，一个比丘尼师父双手合十，正虔诚吟诵着一部“佛说阿弥陀经”。

……‘舍利弗，彼土何故名为极乐？其国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

‘又舍利弗。极乐国土，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皆是四宝周匝围绕，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又舍利弗。极乐国土，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池底纯以金沙布地。四边阶道，金、银、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楼阁，亦以金、银、琉璃、玻璃、砗磲、赤珠、玛瑙而严饰之。池中莲花大如车轮，青色青光、黄色黄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洁。’

‘舍利弗。极乐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

一部“佛说阿弥陀经”吟唱完毕，礼拜回向后，比丘尼师父缓缓站起。久居大理的朋友悄声道：“诵经的便是寂照庵的主持妙慧法师，佛缘深厚，自幼便在感通寺修行的。”

妙慧法师步出大殿，一张温婉平和的面孔对院里几个游客微微颌首。法师身著灰蓝长袍，慈眉善目，令人一见便心生欢喜。

目送妙慧法师的身影渐远，朋友带我去饮茶。自左厢客堂旁边的通道过去，便到了后院的茶室和斋堂。

茶室风格自然淡泊，原木地板长桌，灰墙则是用大块卵石加水泥垒砌而成，天然质



朴。两壁皆是大幅玻璃窗，冬日的暖阳自树尖上泻进来，铺了满室。

门侧的木梯格上闲闲散散摆放着粗瓷罐子、暗花老碗、线装旧书、草绳拴就的袖珍瓶罐，扎染布上印着的几朵红花，皆一一入眼，入画。

倚窗坐下，一径是满目青松，转过脸来，另一面则是万紫千红，院角一口老井里，几片粉红色的花瓣在绿水上轻漾。

茶是免费结缘的，亦可随喜，多是产自云南本地的滇红。客人来了，自己取壶煮水，泡茶洗茶、闻香品茗，完毕后清洁干

净，放回原处。室内有古筝，时有客人到这里静观青松白云，随心而奏。禅茶一室，经书自然是少不了的，取一本佛经便可静静地读一个下午，细细体会里面的佛言真义。

滇红汤色浓亮，入口微苦回甘，滋味绵长。细品浅酌时，听朋友娓娓道起寂照庵的故事。

早时寂照庵房屋老旧，一片萧瑟之气，上山又不易，一年来的香客都没有现在一天来的多。大理的冬季白日和夜晚温差很大，太阳落山后，气温会从十几度骤降至零度，山上自然更是寒冷，在这样的地方修行，除

# 生活中的佛法

了寂寞更多的是清苦。一年夜晚刮起大风，屋顶都被掀开了，妙慧法师便想对寂照庵整体修建改造。她记起以前一个在山中迷路经过此地的人，临走时曾留下电话，说会建筑设计，日后倘要帮忙可找他。

这人便是高鲁东。

高鲁东，杭州人，原为国家皮划艇队总教练，曾带队夺得世界冠军，就在功成名就，大展宏图之时，他却做出了一个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决定，如古代的大侠般金盆洗手，告别江湖，隐居大理。

高鲁东在美丽的洱海岸边租了一个牛棚，200平米的院子，亲自设计，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点一滴地将梦想中的家筑造成现实，如诗歌般，面向洱海，春暖花开。

而寂照庵则是他在2000米的高山上勾画的又一个传奇。

寂照庵初建时异常不易，缺钱少力，所有的建筑工人均是妙慧法师自山下村庄请来的义工。这些村民虽然供养不了多少钱财，却在妙慧法师的感召之下，将家里剩余的各种建筑材料纷纷捐出，闲暇时便在寺庙做一天义工。就这样，建建停停，停停建建，陆陆续续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寂照庵才建好。

这里的每一个物件，看似随意，却透着不经雕饰的大美。尘封的旧物、木头、石件，许多都是妙慧法师自山上山下捡拾的弃物，摆放在这，变成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

闲闲聊着，日色渐渐西斜下来，已到了晚餐时间。寂照庵最令人回味难忘的莫过于其素斋了。厨房用最原始的柴火和大铁锅炒菜，菜蔬是妙慧法师亲自到菜市场 and 农家挑选的最新鲜最好的，取之自然，用心烧制，这样，便做出了世上最美味可口的味道。

身为佛家子弟，妙慧法师秉持多吃素少

杀生的理念，给众生滋养善根，数十年以食布道，每月初一十五为大众提供免费素斋。平日来时只需20元，便可取一只青花瓷碗，盛饭，上铺各色菜肴，饭菜无限，随用随添。为免众生浪费食粮，规定须吃完，若剩下，便要罚跪香一柱。

因为寂照庵的素斋味道太好，慕名前来的本地人和游客越来越多，厨房人手有限，倘要去，须提前一天打电话预定。这里自制的丁香酱菜滋味极好，不要忘了去偏殿买一瓶带走。

不知不觉间，天色沉下来，游客寥寥无几，盘山环路难行，不得不与寂照庵依依而别。

走出门来，回来望一眼这个安住在山林里的小庵，一景一物一茶一饭俱美好若梦，令人难忘。

久居喧哗都市，每一天我们都在为名利欲望奔波打拼，每一时每一刻俱被财色名睡所困，满身满心的浮躁、计较与不平，稍得一点空闲整个世界便浓缩到一部手机里，把日子过成了一个冷冰冰运转的机器。

而寂照庵则是以草木为伍，清风相伴，赏花、品茗、诵经、静思，听松、观鱼。就如墙上所题的禅诗：林静鸟谈天，水清鱼赏月，书就松跟读，琴来石上谈。

奔波在钢筋水泥的丛林中，心灵渐渐荒芜的我们，已忘记了对天地的敬畏，忘记了生命之初心。

不妨给自己一段释放的空间和时间，体会返璞归真的简单和恬淡，感受时光的流逝，与花草清风相处，惜爱身边所有，敬重天地万物。

四月来了，春风拂面，找一个午后，相约寂照庵。



# 母亲一生的心血

◎张维昌

**在**这世间，有一种情，与生俱来，血脉相连，不会因贫富贵贱而改变，也不会由个人喜好厌恶而取舍，这就是亲情；有一种爱，亘古绵长，无私无欲，从始至终，从生到老，这就是母亲之爱。母亲给了我们发肤之身，牺牲自己的一生幸福，无私竭尽所能地把儿女哺育成长！

母亲就像一缕缕温暖的阳光，融化了大地上厚厚的积雪和冰层。母亲只是一个普通又平凡的妇女，她很年轻就结婚了，生下了7个儿女。从我记事起，就没看过母亲年轻时的模样。

母亲是那位不顾儿女的屎尿有多脏，帮他们换尿布洗屁股的人，是那位天天在家里，教儿女牙牙学语、扶儿女蹒跚学步的人，用甘甜的乳汁不厌其烦地哺育喂养儿女。母亲也是那位在儿女生病感冒发烧时，不管自己多累多想睡觉也陪伴在儿女身边直到他们的病好起来的人。

母亲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只念了几年小学，便辍学了。母亲不识几个字，只知道从春秋到冬夏，日复一日不停地操劳忙碌。她用她所有的精力把我们兄弟姊妹带大，怕我们吃不好，穿不暖，却从不曾在意过岁月

如何老去了她的容颜，加深了她的皱纹，变白了她的黑发。

年轻的母亲看上去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可是肩头却承担了一家大小的生活起居。父亲每天推着三轮车，穿大街走小巷，沿街叫卖杂货，母亲一个人包揽了家里一切重活、轻活，她总是躬着身躯不停地忙碌，还要帮助父亲做一些小买卖，每天带着我和7岁大的哥哥到楼下摆一个小糖果摊，赚取微弱的利润以贴补家用，而幼小的弟妹则留在家里，由祖母帮忙照顾。这样的日子，也是挨了整十年左右。灰白的齐耳短发勾勒出她刚毅、善良、勤劳的性格。

由于儿女众多，我和哥哥都比别人家的小孩迟一年上学，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哥哥一放学回家，就马上到小摊子帮忙，让母亲回家做饭或冲凉，顺便喂乳给幼小的弟妹。多年以后，我和哥哥年纪也较大了，而且可以独当一面，母亲才总算稍微喘口气。

小的时候，母亲总是起早摸黑起来叫我们起来上学，嘱咐我们好好学习。母亲虽然受教育不多，但是时常灌输我们做人的道理。印象中，母亲就时常告诉我们兄弟：勤有功，戏无益。岁月的流逝总是无情的，它夺去了母亲

## 生活中的佛法

的青春，还在母亲的额头刻下沧桑的印记。

过了几年，家庭经济比较宽裕，母亲经常给我们兄弟买衣服和鞋子。坦白的说，那个年代，买新衣服也是一种奢侈消费。记得那年代，我们最渴望的是过年，因为过年才有机会穿到新衣服。最感动的是，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添加新衣服，即使新年，也还是那套旧衣服。

母亲为了我们兄弟，曾两度搬迁：从坡底的大杂院搬到市中心的建屋局组屋，当时的组屋都是租赁的。为了节省费用，其中一个房间租给一对夫妇。搬迁的唯一的理由是为了我们读书方便，及有更宽大的房间和更完善的卫生设施。

母亲还养了几只鸡，母鸡生蛋自己用，公鸡是家里的闹钟，母亲偶尔会在过年时为我们杀掉一只鸡，那个时候，母亲总是把鸡大腿等最好的部位留给孩子们吃，而她只去啃那干巴巴的鸡爪子。

我只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慢慢地由幼年长成了青年，也逐渐告别所有的艰难，受到了基本的优良教育，弟弟甚至得到政府奖学金，留学海外归来。我们兄弟等都有着幸福的家庭，儿孙满堂，过着快乐的日子。这种岁月值得我们时时回味，值得我们用一生来感激！

晚年的母亲，颤抖的双手还是时常为自己的外孙缝织棉衣，那一针一线，包含着母亲的叮咛和嘱托，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原来千里之外，万里之外，母亲的心永远都在儿女身上。

母亲虽已八十岁，她对净土法门笃信不疑。自皈依佛门以来，每天礼佛念经，已有好多年了。这期间，她由嗜肉逐步改吃“三净肉”，后又坚持初一、十五吃素。逢年过节，家里从未买过活鸡活鱼，我们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从没杀过任何动物，聚会场所也不会点鱼虾鳖蟹等活物宰杀。

岁月是公平的，我慢慢长大，母亲渐渐变老，额头上的皱纹渐渐深了，手指也渐渐地破裂了。宁静的时光里，与母亲促膝坐在一起闲话家常，感受着母亲点点滴滴的内心独白。而此时在母亲轻柔的叙述，抬头凝眸之间，我竟发现了母亲脸上和手臂上多了几颗老年斑。瞬间一种难以言说的情愫缠绕在心间。

回想母亲一路走过来的历程，她流过的泪，挥过的汗，都凝聚着对我们兄弟们的殷切期望，她将一生的心血都奉献给了这个家，却从未想过让自己享受一下美好的生活。

母亲的一生，满是荆棘与委屈，满是痛楚与眼泪，满是劳累与身心的疲惫。她的一生，没有一天真正快乐过，没有一天不是在繁重的工作、家务、丈夫子女中烦忧，没有一天不是分分秒秒在计划着每一件关于整个家的事情。

她从孩子懂事起就告诉他们：要坚强，坚强得足以认识自己的弱点；要勇敢，勇敢得足以面对恐惧；你要堂堂正正，在遇到挫折时能够昂首而不卑躬屈膝；你要正确面对掌声，在胜利时能够谦逊而不趾高气扬。

母亲还时常告诉孩子：真正的伟人直率真诚，真正的贤人虚怀若谷，真正的强者温文尔雅。让他们在拥有未来的同时，永远不要忘记过去的艰辛，时刻向社会较弱的一群，伸出援手。

我们能从艰辛的日子走到幸福的岁月。在这些岁月里面，母亲所付出的一切，一生的心血，究竟是什么，究竟有多少，我想，纵使最伟大的诗人也无法抒写出诗篇，最优美的音乐也难以表达得淋漓尽致。因为在人世间忍受最多苦难、咽下最多泪水、包容最多无知、体贴最多心灵的是母亲，是伟大的母亲。

缘聚缘散，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身为儿女的我们，无法报答母亲，唯有一心念佛，以这念佛的功德回向给母亲，希望母亲往生净土，莲位上增，乘愿再来，广渡众生。



# 浅谈不盗戒

◎真惘

**五**戒是佛教的基本戒律：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五戒因为是佛门四众弟子的基本戒，不论出家僧众或在家居士皆应遵守。

《杂阿含经》卷三十三载：云何名为优婆塞戒具足？应远离杀生、不与取、邪淫、妄语、饮酒等，而不乐作，是名优婆塞戒具足。由此可知五戒是在家优婆塞、优婆夷应持守的戒律。

律宗大德弘一大师说过：“五戒中最为难持的，莫如盗戒”。大师特别提到盗戒难持，是因为盗戒的范围非常广大和微细，细分起来远不是我们凡夫眼中那种简单的偷盗和抢劫。盗，称为不与取，不与指他人没有给与，自己私自拿取。不偷盗，有直接、有间接，有有形、有无形，例如小偷窃取，强

盗抢劫，是直接的盗；贪官污吏的贪污舞弊是间接的盗；勒索诈欺，抵赖债务，是有形的盗；假公济私，浑水摸鱼是无形的盗。总之，不与而取，或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财物，都叫做盗。

佛陀在古印度时期制定“不偷盗”的戒律，也是有一段因缘公案的。

据《四分律》卷一记载，佛陀游化罗阅城耆闍崛山时，遵照佛陀的教诲，比丘们在雨季开始之前，在仙人山边用草木搭起一个个简陋的茅草屋。雨季开始之后，比丘们一人一间，在茅屋里面住宿或者用功办道，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结夏安居。结夏安居后，比丘们各自拆除自己的茅草屋，然后开始了居无定所、乞食弘法的生活，以便防止比丘在某一处因长期居住而对衣食住等身外之物产生贪爱与执着。



其中有一位名叫檀尼迦陶师子的长老，在结夏安居后，并没有依照佛陀的教言拆除茅草屋、四处弘法度日，而是保留了自己的草屋，一直住在里面。有一天，当他外出乞食归来，发现自己的草屋早已被砍柴人拆除，搬回家中当柴火烧掉了。无可奈何之下，檀尼迦陶师子又用草木造了一个新草屋，可是不久又被砍柴人拆除。

这样的事情接二连三发生，正当他烦恼之际，突然想起了他出家前的一位老朋友，正管理着皇家木材。檀尼迦陶师子便以国王已应允为由，来到仓库里取了一些夏季防洪用的木料，砌成了一座木屋。

当时的摩揭陀国频毗娑罗王知道后十分生气，警告檀尼迦陶师子说：“那是防洪的木材，盗取的人犯死罪！”佛陀知道此事之后，觉得这种行为有损出家人的形象，也违犯了国法，因而制定了不偷盗戒。

讲了不盗戒的来源，末学就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件小事，谈谈对不盗戒的一点感悟。

一次我出门到外面办事，因为一时疏忽，钱包掉落在外，当发现时再赶回去找，钱包早已不见踪影。虽然里面的现金不多，但因为装着几张信用卡，一旦丢失，须要打电话去银行依次取消，然后再重新申请新卡。同时还要到移民厅申报掉失的身份证，再付一笔罚款，耽误时间不说，手续着实繁琐。

丢失了钱包固然比较麻烦，但毕竟可以补办，还不至于让我心神不安，烦恼不已，真正令我感到沮丧乃至到后来生起几分惴惴不安来，是因为通过这件小事，不由想到身为佛弟子必须要持守的五戒。

所谓细思生危，钱包被人拿走，便意味

着自身的不偷盗戒守得不够好。静心细想，自问此生并未破过上品盗戒，记忆里也没有明目张胆强夺(劫取)、趁人不注意时悄悄不问自取(偷取)、威胁索取(吓取)、用欺诈手段(骗取)、耍赖诈取(讹赖取)或强占他人的财物(抵谩取)。也没有自盗、教人盗、顺手牵羊(方便盗)或用咒术取他人物(咒盗)等种种破戒的行为。

凡事皆有因果，既然丢失了钱包，或许是前世种下的因，又或许是因为小时候调皮捣蛋，不经意间曾犯过偷盗之事，是以方遇此事，只能感叹自己守戒不够严谨，受此果报。

一路想着，回到家时，突然发现门口多了一张纸条。原来有一位好心人士捡到了我的钱包，看到身份证上的地址，亲自过来送还。当时家里没人，又不方便把钱包放在门口，便留下联络号码让我与她联系，预约时间再将钱包送过来。读完这张纸条，顿生温暖，这位好心的路人不但路不拾遗，还不辞劳苦跑两次来送还钱包，令人感动。由此可知，这位好心之士也是持不偷盗戒的好榜样！当时心里唯有感恩，并回向祝福她，希望将来有因缘再报此恩。

凭心而论，这个结果令我感到如释重负的不是钱包失而复得，而是暗自庆幸自己所“犯”的不盗戒大概没有那么严重。不过，通过此事，也让我有机会认真反省，清楚认识自己的修为。未来的修行路上，须要更加努力，谨慎地守好戒律。因果之报丝毫不爽，不要等到果报来时，措手不及，欲哭无泪。

说起对不盗戒持守严谨，不得不提起文殊师利大菩萨。有一次，文殊师利菩萨对其他菩萨说自己从发心修行起就持不盗戒，

是以他所有的东西都不会被偷取。不单没有人偷，就算把最值钱的东西放在人最多的地方，也不会有人拿取。

听了这话，有的菩萨不信，便提议要实地验证。文殊菩萨就把最值钱的宝珠放在人来人往的城门。果然，放了三天都无一人拿取。由此可证文殊菩萨不但不偷盗戒受得好，不妄语戒亦是如此！因此，诸菩萨都恭敬信服文殊菩萨。由这个公案可知，不偷盗他人财物是因，不被他人偷盗己物是果！

佛说持不偷盗戒可得十种利益：一、资财盈积，王贼水火，及非爱子，不能散灭。二、多人爱念。三、人不欺负。四、十方赞美。五、不受损害。六、善名流布。七、处众无畏。八、财命色力安乐，辩才具足无缺。九、常怀施意。十、命终生天。

我们修持“不偷盗”戒，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不要生起盗心，不要违背戒律。更要由此从心里生起观照，那就是要学习放下，破除对一切财物的贪执和欲望。

人生百年，白驹过溪，原本两手空空来到这世上，生命终了之时又两手空空而去。身体本来就是一个暂住的房屋，何苦穷尽一生之力巧取豪夺，终日算计，为这个带不走的虚幻房屋涂抹上一层层光芒，在里面塞满充斥一堆堆的财物呢？

身为一个净学弟子，我们即已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何必苦苦执着不放，留恋这些虚妄的东西呢？一句佛号便是世上最珍贵的宝藏和财富了。明白看透这个问题的实质，从而从本源将不偷盗戒的因灭除，便不会由此生出无穷多的烦恼了，也不会觉得此戒持得那样辛苦了。

以此小文抛砖引玉，愿与诸位同修共勉，共持五戒，共赴莲池海会。

# 追忆在佛教总会 与木源居士共事

◎王有益

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弥陀学校转入行政工作，成为佛教总会理事会员。每当佛总召开行政会议，我便代表学校参加会议，那时常常和木源居士会面。木源居士在青壮年时是佛教总会一位干将，他热心佛教事业，做事能干、积极。我有缘在那段时间在佛总与他共事，是我日后与他在居士林长时间共事打下基础。

七十年代，佛教总会在主席宏船法师、副主席广洽法师、总务常凯法师领导下如日中天，加上当时从中国南来的众多高僧大德云集狮城，佛教信众也达到空前鼎盛。这时期佛教在办教育方面，有佛总主办的菩提小学及广洽法师创导，热心佛教徒支持而办立的弥陀小学。

几位大德法师见当时狮城佛教信徒数量日多，认为除了两所佛教小学外是否应建多一所佛教中学。于是宏船法师、广洽法师及常凯法师商议前往拜会热心佛教事业的劳工

部长王邦文先生，征询他的意见及办学的可行方法。王邦文先生非常赞同佛总除了弘扬佛法又能关心教育，创办中学为社会培育英才。1974年，佛总召开大会后决定筹建一所佛教中学，并礼聘王邦文先生为顾问。

同年，佛总向教育部申请开办文殊中学事宜，获得教育部批准并拨地沈氏大道旁供建校用途。然要创办一所现代化中学，设备齐全，规模宏大，能容纳千名学生，建筑费用是一个庞大数目。虽然当时高僧大德的信徒很多都是成功的商人，他们都热心教育及公益事业。然而要筹新币数百万元的建校费用，也须下一番功夫，精心策划。当时各寺院和佛教团体在佛总威望卓著的高僧大德，登高一呼，善款、认捐等好消息纷纷而来。佛总也把在蒙巴登路旁一块永久地契有地洋房出售供作建校用途，可见当时筹款的热烈与迫切。

当年社会各界为公益慈善团体筹集义

款，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农历七月盂兰盆节，俗称中元节期间筹集善款。那时，全岛湿巴刹、大街小巷、组屋区、乡村聚落均有中元超度法会。年青力壮，有基层群众基础的木源居士看准这机遇，大力向佛总会提出在七月为文殊中学建校筹款。一来可为建校筹得所需款项，二来可为佛总及佛教中学广为宣传，使广大佛教信众更了解与支持，将来子女就读佛教中学。木源居士的提议获得佛总全体理事一致支持。

这是一项庞大的筹款活动，木源居士不敢掉以轻心，他全心投入，精心策划，设计了精美的奖座，让中元法会信众竞标，可筹得比较大额的款项，同时也用乐捐罐向晚宴出席盛会的信众乐捐。其中，最繁重的工作是能寻找到并能打动主办中元法会机构的理事们的同意，允许佛总到现场去筹款。这项工作最艰巨，因为如应允佛总进行这项工作，就会影响到中元法会主办机构自己的收益。不过，在佛菩萨的加持下，加上木源居士说服力强，晓以大义，大多能够取得到现场筹款的许可。

农历七月未到，他已开始工作。他有基层组织提供的消息，通报他何时何地有中元法会；搭布棚、出租桌椅的商家也会告知何处有超度法会。在无网际网络的年代，木源居士已有超人脉的联络方式，加上他开车勤跑，几乎无一中元会被落下。当他取得一个中元会理事的同意后，便清楚写下地址、日期，交给佛总办事处。隔天早上，佛总第一组工作队便去现场绑为文殊中学建校筹款的布条。傍晚中元会晚宴标福物前，佛总第二组工作队会指派一位能言善道的负责人，他要上台简介这回筹款的目的及意义，并呼吁大家热力捐助，其他三四位义工到台下向

晚宴信众乐捐。

这类工作每晚会有四、五组工作队同时往各中元法会进行，因时间关系，每一组每晚只能到一个中元会。所筹得的现金当晚要交回佛总办事处，当场开罐点算。光明山普觉寺住持宏船法师，每晚都在现场，并带来热腾腾的面线、炒米粉供大家食用。顾问王邦文部长和其他高僧也都热烈出席支持与鼓励。每晚参与工作的义工多者数百，如菩提学校符书銓校长、弥陀学校的我、青年弘法团的鄒炳成居士、法轮社的陈玉麟居士、净明佛学会的李贵福居士等及很多社团寺院及热心的义工们。他们每晚都到场等候安排工作，有的自己开车到中元会场去筹款，有的留在佛总办事处负责点算筹得现金及结账等工作。

一般慈善团体在中元会期间一个月的筹款，能取得新币一、二十万元已算成绩不错，当时就算筹款最积极的中华医院，一个季度筹款也难超过五十万元。而佛总在李木源居士发动下，那一次中元会为文殊中学建校筹款取得超过新币一百多万元，可算是个奇绩，也打破历来在中元会为慈善团体筹得最高的记录，显示出木源居士专注一件事，他一定尽全力来完成，也会取得最佳成绩。他的这种精神令人佩服及敬仰。

随着1982年佛教文殊中学建校竣工，招生开课，木源居士渐渐淡出佛教总会的职务和工作。热心佛教的他又专心投入居士林的林务。他顺应时代需求，大力提倡和落实种族、宗教和谐，多年来也取得非常不俗的成绩。他一生所坚持的理念是：“欲成诸佛龙象，先做众生马牛。”我尊崇敬仰我们前林长李木源居士，愿他早日乘愿再来。阿弥陀佛！

# 我的 闭关感悟

◎陈彩凤

**去**年七月底，有一次梦见居士林的文殊菩萨像放光显现、高大庄严，梦醒后内心异常欢喜，便与莲友菊蜜师兄一同向文殊菩萨右绕三匝顶礼三拜。此梦似乎启发我，作为一名佛教徒，不但应该要有自利利他的慈悲精神，还要有佛菩萨的智慧作为前导，才能有善巧方便的能力去劝导有缘人早日发愿求生西方净土。我们自己如果没有智慧，慈悲就会变成烂慈悲，就容易好心做坏事。文殊菩萨是以念佛三昧成为智慧第一的大菩萨，我们学习大菩萨的智慧，就需从精进念佛下手，刚好遇到可以报名参加净土祖庭东林寺举办的每月百万佛号闭关，这个行程也就因缘成熟了。

今年2月11日，我和菊蜜师兄怀着愉悦的心情到了东林祖庭。站在祖庭的门前时，朝着古老的大门观望以及遥望着四周的龙象山山脉，当下就有一种穿越复古的感觉，对于山脉周围散发出的灵气感觉即舒畅又熟悉，似乎以前曾经有来过此地。

2月15日早上八点半，从各个地方云集而来闭关的念佛弟子们齐聚香光殿，由庄戒法师主持，开始了闭关前的开示和交流活动。下午二时正式入关。在这十天的闭关念佛中，让弟子体悟感受最深的是：以平常心念佛。

生在这末法浊世时期，深知自己福慧浅薄、根器怯弱、身心散动如猿猴，心遍六尘，无由暂息。想要念佛达到一心不乱，功夫成片，回归本源，那不是一桩容易做到的事。我们所处的环境，贪念乱想无所不在，口说要安心一处，谈何容易！

通过百万佛号闭关念佛的因缘，让我有一个特殊的机缘舍去外境的干扰，身心专注，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念清楚，听清楚，记数清楚，安静泰然，不急不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当然要完全做到这些，不仅要有对净土法门信愿坚固、扎根砺志的精神，还须有长期熏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相续专心、心平气和、老实念佛。

闭关期间，我所住关房的电热毯一日突然短路，爆炸起火，但那时我的内心竟然恬泊宁静，毫无恐惧，依旧能做到佛号声不断。念佛同时，体悟到无常无处在。但佛号在处，佛光弥漫，一切恐惧，为作大安。

每天早上念佛开始，都要唱赞佛偈，深感弥陀大悲愿力摄受不可思议：以称性发四十八愿，“愿愿”都依平等心普度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回归本源，而更怜悯倾心救度堪受轮回苦难的我们。如善导大师云：归去来，魔乡不可停，旷劫来流转，六道尽皆经，到处无余乐，唯闻愁叹声，毕此生平后，入彼涅槃城。

因此观想自身，假如我这一生再失去人身，那就“死”定了，万劫不复啊！又假如我把此次的百万佛号念佛功德回向，只求人天福报之乐，那也就“死”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人天福报之乐，犹如电光，刹那就没了，所以那又何必呢？而且依旧还入三途恶

道中轮回，长时受苦。因而深感弥陀大誓愿力，平等慈悲摄受，佛光注照，是心作佛，是心即佛。若有一念投诚忏悔愿往之心，极乐世界依正二报，庄严妙境界相即在当下。

2月25日下午，我们全体闭关莲友圆满出关，并随缘留下帮忙清理每个关房的卫生，而好奇的是它们散发出的味道都不一样，有香、臭、温馨、冷冰等等，可见大家的共业相同，但共业中的别业还是挺大的区别，不过宿世的净因显现、善根因缘福德具足，我们才会从四面八方不约而来聚集在东林净土祖庭，踊跃争取通往西方净土的“心愿卡”，然后安心办道，大家都悲欢交集、法喜充满！

当夜梦见自身在东林图书馆里，手里正捧着一本古书，延续师父面带微笑走来，语重心长地交代：“往后须多阅读古书，依圣言量为标准，以述而不作的精神，去弘扬净土法门，随缘劝导更多的有缘人早日同登西方净土，脱离生死轮回之苦”。圣言量是佛的智慧眼，若能有智慧观机，劝化人厌离娑婆生死之身，欣求极乐常乐我净，就算劝化一人得度，那都是名真佛子、真报佛恩！

出关下山路途中，感恩菊蜜师兄带我朝拜初祖慧远大师的舍利塔，深感舍利塔的摄受力非常强大，身心刹那间忽然震动起来，内心的力量极速被舍利塔的磁场力强吸，全身汗毛直竖，当下犹如面睹倚门望归之慈母，泪水油然而生。强忍绕塔三匝，顶礼三拜，深知相离一千六百多年，佛手樟树依旧亭亭玉立，但不知我已穿过了多少臭皮囊。此时誓愿——此生不到彼岸去，更待何时度此身。南无阿弥陀佛！

菴菴院佛友圈：

# 广洽法师、丰子恺 及马一浮

◎何华

有外地朋友访新，我会带他们或建议他们去芽笼的菴菴院(广洽法师纪念馆)看看。它是广洽老和尚生前的精舍：一幢蓝色琉璃瓦的三层建筑，独门独院，闹中取静。前院有两株菴菴树，开花时节，一片幽香。菴菴，是梵语音译。有人说是栀子花的一种，也有人不同意，反正看上去很像栀子花。

广洽老和尚喜爱艺术，乐意和艺术家结缘，生前收藏了大量的文人书画，体现了僧俗之间高尚的君子之交。现在纪念馆择日对外开放，这地方，真是一个宝库，印光大师、弘一法师、齐白石、于右任、徐悲鸿、郁达夫、叶圣陶、马一浮、沙孟海、唐云等人的作品应有尽有。广洽法师所藏又以丰子恺的书画数量为最，可见两人因缘之深厚。人不可貌相，这话说对了一部分；有时，人是可以貌相的，譬如丰子恺。丰先生的相貌真是清静雅致，爱意绵绵，透着谦和与睿智。留须的老先生很多，若论丰仪，首推丰子恺，丰先生真是世间第一等的美男子。

丰先生的画，有人间气息，有艺术格调，绝对是最上乘的(他的文章也一样)。第一

次看到他那幅《脚踏车》——长子丰华瞻拿两把蒲扇当脚踏车车轮的画，着实让我感动了好一阵。一位学佛的艺术家长辈，特别喜欢他的《种瓜得瓜》：两个孩子合抬一个瓜。丰先生用如此生动的画面去体现世间法和佛法，令人欢喜赞叹。菴菴院里，丰先生的名作当然很多，但我个人偏爱的一张画是《日月楼中日月长》，上面题词曰：“余闲居沪上日月楼，常与女一吟、子新枚共事读书译作。写其景，遥寄星岛广洽上人，用代鱼雁云尔。”落款是：戊戌子恺。戊戌年是1958年，画面上三人皆穿灰色布衣，围桌读写，气氛祥和，桌子上一炉袅袅香火烟，更是平添意趣。书香世家子弟就是这么“薰”出来的吧？丰子恺有七个子女，小女丰一吟继承父亲衣钵，善画“丰家样”漫画，为世人所知。他最小的孩子是丰新枚，也即画面上中间那位。中国传统父母格外疼爱“老幺”，所谓“最小偏怜”。1938年，新枚在桂林出生，丰先生一家当时在逃难中，四十岁再得一子，也算是流离生活中的一桩喜事。他经常戏呼新枚是“抗战儿子”。

菴菴院还展出好几幅国学大师马一浮晚

年写给广洽法师的书法，有些是他患白内障后的“瞑书”，写字以神运行，已入化境。近日阅读海豚出版社的《子恺书信》，一共上中下三册，中册200通信札都是致广洽法师一人的，时间跨度从1937年到1975年，可见两人交情之悠长。我们从这本书信集里可以知晓广洽法师是如何和马一浮先生结缘的。

丰先生知道广洽上人钟爱中国书画艺术，有心帮助介绍一些名家给他。1960年12月5日，他给法师的信里第一次提到马一浮大名：“杭州马一浮老居士，想法师亦知其名。彼乃弘公之老友，弘公出家，曾受马居士接引。此老深通内典及儒道。年近八十，健在杭州，惜两眼患白内障，不复能写字(弟当物色彼过去所写者，日后寄奉)。”接下来几年的书信，马一浮的名字时常出现。一个多月后，即1961年1月30日，丰子恺在信里写道：“马一浮居士眼疾，闻已好转，开春天暖，即可写字，届时弟当带求书法寄奉。”果然，当年三月，马一浮写了书法，托丰子恺转交法师。法师收到墨宝，甚为欣喜，发心按月“以钵资供养马一浮老居士”。当时马的弟子刘公纯居士代为打理马老的对外事务，他对老师极为孝敬和忠诚，瞒着马老希望广洽法师寄些“阿卜斗”即多种维生素来，云“服之于白内障有效”。丰的信里也多次提到，广洽法师给马一浮寄白内障眼药水。刘公纯还私下和丰子恺商量，请法师出资在海外印刷马一浮墨宝集。后来马一浮得知此事，写信给丰子恺断然阻止刊印书法，足见其对世间名利视若浮云。在这方面，马一浮确实比丰子恺境界要高。中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匮乏，广洽法师一向敬重艺术家，时常接济丰子恺，书信集里这方面的内容很多。丰先生子女众多，迫于生计，世俗情怀难免重了些。马一浮不同，他二十一岁丧偶后，没有续弦，孑然一身，专心读书，他可以做到超然物外。尽管马先生一再婉拒

广洽法师的好意，但法师还是会寄些财物给老居士。马致信丰子恺曰：“广洽师来信欲每月致馈，实非衰朽所敢当，屡辞未止，甚望仁者因便再为婉辞。药物也更不需。”马老居士有一句名言：“和尚是吃十方方的，我连和尚的东西都吃，可以说吃十一方了。”他这么说，表明心里是不安和愧疚的。

新加坡龙山寺住持转逢老和尚示寂后，洽师继任住持。1962年龙山寺祖堂重建，恰师请马一浮题写对联。马老非常认真，希望先看看龙山寺的历史资料再撰。他后来书写的楹柱是：“遍界重传持，天在山中，大法应推龙象众；普门亲示现，风行水上，十方同听海潮音。”如今仍悬在龙山寺里。

1965年秋天，广洽法师终于去上海和丰子恺居士会晤。当年八月间，丰子恺听说恰师决定返国观光，十分欢喜。“相别十六七年矣，能在沪再晤，幸何如之！”丰子恺还陪同恰师去杭州虎跑祭拜弘一法师墓；又去西湖蒋庄拜访马一浮老居士，三人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至今还挂在蔷薇院里，丰子恺在照片下方题识：“一九六五年深秋，广洽上人自星洲返国，偕余同赴杭州谒马一浮先生于西湖之滨合摄此影留念。”十分幸运，他们仨能在最后的关头见上一面。第二年，文革发生，马一浮被红卫兵赶出蒋庄。1967年，他含冤去世。

最后说一说题外话，广洽法师曾经向丰子恺推荐过本地少年莫玮玮。丰子恺1964年1月给法师的信里称赞道：“莫理光居士之令郎炜炜(笔者注：应是“玮玮”)所作色彩画，今日收到。此七岁幼儿，能作此画，确有美术天才。倘能注意教育，将来定有造就。弟当遵命择数张加以题字，以资勉励。”莫玮玮是联合早报前总编辑莫理光之子，如今已是新加坡知名建筑师，丰子恺没有看走眼。有丰先生题字的莫玮玮少作，不知保存下来否？

# 只有善导大师是 净土祖师吗？

大安法师(东林寺方丈)2010年讲于成都大慈寺



有人说净土宗在中国只有净土宗二祖善导大师一人，其他十二位祖师都不是专修净土的，不能称为中国净土宗祖师。这种说法对吗？他们说真正的净土宗已传到了日本，唐代后中国没有真正的净土宗，这对吗？

**大安法师答：**大家说说，这对不对呀？我们中国十三代祖师是经过历史时间考验的。祖师他们是解行并进，明了心性，得念佛三昧，同时自行化他的德业非常盛大，被后人一致推举出来的。这里并没有像禅宗那种衣钵的传承。实际上到六祖慧能，他也就没有传衣钵了。

只有善导大师一人才够净土宗祖师的资格，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是非常片面的、非常僵化的一种说法。我们说佛法，刚才讲四悉檀的因缘了。这些菩萨祖师来到我们世间，一定要应众生的机缘来施设他的教化，来体现他的一种教学方法——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东西。

比如说东晋时候的净土宗初祖慧远大

师，他作为净土宗第一代祖师，完全是名符其实的。他完成了什么大事因缘呢？东汉明帝以来净土宗的典籍，像《无量寿经》翻译了——已经有七八种，还有《般舟三昧经》这些。翻译之后，我们四众弟子也有很多人在修习这个法门。但修行这个法门没有形成一种团体的广大影响力，往生者也是散见在各个记载当中。

到了东晋的时候，净土经典翻译和修行已经经过了三百多年，它酝酿了一种新的高潮。但这个高潮的到来不能面向全社会推广，它有一个瓶颈。这个瓶颈还是出现在信心上：很难产生信心。净土经典虽然详细的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和往生的种种情形，但是我们地球的人都希望有证据。拿不

出证据，很多人还是有怀疑；有怀疑，这个法门就传播不开去。

所以慧远大师组建白莲社，用三十年专修念佛三昧的实践，以及一百二十三人潜心修行的经验，为那个时代的四众弟子提供了一个证明：人人都有往生的瑞相，很多人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见到西方极乐世界、临终的时候异香满室、天乐盈空、预知时至。这么多人的宗教实践，作了一个这么好的证明，而且是以那个时代的缙白二众、精英人士组建的团体作的一个证明，才使得净土法门广泛的传播。

可以说，没有慧远大师也就不会有善导大师。所以慧远大师他也是四依菩萨再来。他已经完成了这么一桩事情，还不够格做净土宗祖师吗？每个祖师过来，他能完成一件重大的事情，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看来慧远大师是没有建立一些详备的净土宗的理论，只是散见他念佛三昧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包括三昧里面一些境界的描述。那么这种理论的完备，就有待于下一个祖师来完成，又经过昙鸾大师，道绰大师，到了善导大师集大成。他的《观经四帖疏》就完整的阐释了自古印传来净土，以阿弥陀佛慈悲、救度、本愿为核心的一种净土宗本怀。所以善导大师他是净土宗的第二代祖师，他够格。他完成了一桩理论上的建构，他有他的使命。

以后像净土宗三祖承远大师、四祖法照大师、六祖永明延寿大师、八祖莲池大师等，他们不是专修净土，但是他们却是一往

情深的求生净土。

这里面有个背景，中国历来的修行是以禅宗和教观为主的。这是主流。净土法门长期以来是依附性的法门。甚至说，基本上被教内把它看成比较浅的一个法门，不是主流，不受重视。所以这些菩萨祖师在这个世间要传扬净土法门，他一定要有善巧方便。什么善巧方便？先要示现在禅宗或者教下大彻大悟或者大开圆解，他才有资格来说服宗门、教下的行人来修净土法门。

永明延寿大师是禅宗法眼宗第三代祖师，他是大彻大悟的，在禅宗没话可说，于是他导归极乐世界，万善同归净土。他作《禅净四料简》，作得很好。他有资格说这个话，为末法宗门、教下的行人指出了一条出离生死、仰靠佛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康庄大道。

莲池大师、藕益大师在明末的时候，也是宗门开悟，而且教观非常通达。然后以他们大通家的身份再来弘扬净土法门，很有说服力，很有影响力。这样的祖师还不够净土宗祖师的风范吗？

所以那种说法——只有善导大师才够资格，其他的十二位祖师都不够资格，这句话是说得没有水平了。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实际上是对净土宗祖师的一种轻薄。这都谤法谤僧，断人法身慧命。

尤其说真正的净土宗到了日本去，唐代以后中国都没有净土宗，这就更是无稽之谈、荒唐之说。他们都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人搞的“三国七祖”的谱系，好像从龙

# 生活中的佛法

树、天亲就到昙鸾、道绰、善导，善导就传到源信、法然等等。这些东西我们看一看，笑一笑而已，也没有必要跟他去谈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都接受这套说法，那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道理。

日本净土真宗也是仰承我们善导大师、昙鸾大师的理念去做的。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传扬真宗本愿法门。但是我们对人家要尊重，也不要批判他。为什么？因为佛法在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表现形态，是要应众生根机的。可能真宗本愿的方式，适合于日本民众的心理：比较重视信心——信心得救，对戒律他不是太重视。对通途呢，他有时候不是太融会等等。

中原作为这种大乘佛法气象非常浓厚的地域，我们华人有礼教的精神，我们要传承儒、道、释三家文化的精髓。要增强持戒意识，中国十三代祖师都对持戒非常严谨。虽然不是靠持戒去往生的，但是持戒能够有效地感通佛力，持戒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根，持戒能够增上我们往生的品位。尤其戒律是佛教的慧命、佛教的幢相。佛的戒律没有了，佛法要在这个世界上提前消亡。作为佛弟子还能不尊重戒律，还能不身体力行吗？所以对刚刚提的两种观点，我们认为都是不正确的。

希望我们净业行人，还是要依照传统十三代祖师的思想去做。每个祖师在不同的时代应机说法，表现的形态各有特长。像善导大师在隋末唐初，那时是众生福德、智慧最深厚的一段时间，他可以从信心单刀直入，

然后厌离心就能出来，一往情深的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经》，往生者真是很多。’

但是到了现在，用这种方式是不是有普遍性，这要考量哦。现在我们近百年来没有儒家文化的基础，连做人都做不好，充满机心、虚假，而且以所谓的成功、利益作为生命的目标，内心很无明。如果你直接跟他去讲净土法门，他可能很难信得及。不仅不相信，还以为你是迷信，他还哈哈大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要借助一下儒家文化，先让他把人做好。所以净业三福必须要讲。世间的福德做好了，才能开发出世间的智慧；出世间的智慧、般若智慧出来了，你才能对净土一法，对阿弥陀佛愿力的救度产生信心，产生愿力。

所以本人觉得这个时代，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的思想更为契机——儒佛共弘，体现在他的四句话：“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是世间善法的传达。出世间善法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深信切愿，持佛名号”。

本人浅薄的感觉，在这个时代更应该要把这八句话作为我们弘扬净土法门的两翼，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等到这两翼，特别是在第二种状态，可以把善导大师的思想贯注进去，同时也要把莲池大师、蕩益大师、彻悟大师的思想融合起来。我甚至觉得对净土宗弘扬，要把十三代祖师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去看待他。所以说只有善导大师一人，其他都不够祖师资格，这说法是极为荒谬的。我们不应该去听从。

# Is Great Master Shandao The Only Pure Land Patriarch?

By Dharma Master Da'an (Abbot of Donglin Monastery)  
at Chengdu's Da'ci Monastery (May 2010)



Some say that for the Pure Land Tradition in China, there is only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Second Patriarch] Great Master Shandao [who was a manifestation of Amitufo; Amitabha Buddha], this one person, [who is a Pure Land Patriarch, as the] other 12 Patriarchs all do not focus on cultivating the Pure Land path, an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as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s Patriarchs. Is saying so right? They say that the true Pure Land Tradition had already spread to Japan, that after the Tang Dynasty, China has no true Pure Land Tradition. Is this right?

**Answer:** Can everyone say if this is right or wrong? China's 13 generations of Patriarchs have gone through the test of time historically. The Patriarchs together cultivated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to realise the nature of their minds, to attain Samadhi (concentration) from mindfulness of Buddha,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ir virtuous actions from personal practices to transform others were very great, thus by later generations unanimously chosen [to be Patriarchs]. This is not like the Chan Tradition's kind of lineage, of passing the robe and bowl. Actually, up the 6th [Chan Patriarch] Great Master Huineng, he also did not pass the robe and bowl [further].

That only Great Master Shandao, this one person had enough qualifications to be a Pure Land Patriarch, saying so cannot be established. This is a very one-sided, very rigid [and exaggerated] way of speaking. When we speak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just now) mentioned were the Four Methods Of Teaching [(Four Sidhantas) which accord to the listener's level: [1] worldly method (世间悉檀), [2] individual method (各各为人悉檀), [3] curative method (对治悉檀) and [4] (ultimate) method of the first principle

(第一义悉檀)] as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se Bodhisattva Patriarchs who came into our world, must respond to sentient beings' capacities and conditions to establish their teachings to transform them, thus expressing their [various] methods of teaching. This is not a purely objective matter [that we can decide].

For instance, speaking of the Eastern Jin period's [Pure Land Tradition's First Patriarch] Great Master Huiyuan, he as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First Patriarch, is completely worthy of his namesake. What great matter's cause and conditions did he accomplish? Since [the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s Ming Emperor,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canonical texts, such as the Immeasurable Life Sutra, was already translated seven to eight times [or more]. In addition, was the Pratyutpanna Samadhi Sutra and such. After translation, many of China's fourfold disciples [of monks, nuns, laymen and laywomen] cultivated this Dharma door. However, cultivating practice of this Dharma door did not have great organisational power of influence, and those who attained rebirth [in Pure Land] were also [only] scatteredly seen, within separate records.

## 生活中的佛法

Having reached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since the Pure Land sutras' transl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practice [began in China], two to three hundred years had already passed by, with it brewing a new kind of peak. However, as with the arrival of this peak, it could not turn towards the direction of the whole of society to be [further] popularised, it had a bottleneck. This bottleneck still appeared, [due to lack of] Faith [in the practice], with it being difficult to generate Faith in. The Pure Land sutras, although [they already] detailedly introduced the Western Land Of Ultimate Bliss' circumstantial and direct rewards' magnificence, and all kinds of conditions when reborn, our Earth's people all [still] hoped that there will be proof [of it]. Not handing out proof, many people still had doubt. Having doubt, this Dharma door will be affected, and not be able to be propagated [further].

Thus, facing that period's problem of needing proof, Great Master Huiyuan established the White Lotus Society, using thirty years to focus upon cultivation of Pure Land Samadhi,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and with 123 persons' experiences of concentrating single-mindedly upon cultivating this practice, for that period's Chinese people, this provided proof. Everyone had auspicious signs of rebirth [in Pure Land], many of them when within concentration saw Amitufo, and his Western Land Of Ultimate Bliss, and when approaching the end of life, had extraordinary fragrance fill the room, heavenly music fill the sky, knowing in advance their times of departure. With so many persons religiously putting [mindfulness of Buddha] into practice [successfully], this thus became good proof [of practice]. Moreover, it was with that period's both assemblies of monastics and laity, with elite public figures in an organisation as proof [of practice], that enabled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in China to widely be propagated.

It can [thus] be said, that without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First Patriarch] Great Master Huiyuan, there would be no [Pure Land Tradition's Second Patriarch] Great Master Shandao. Thus, Great Master Huiyuan was also a Bodhisattva Of Four Reliances [who had realised at least the four fruits for self-liberation], who again came [to manifest in this world]. Having accomplished such a [great] matter, how was he still not qualified enough to be a Pure Land Patriarch?

Every Patriarch who came, who was able to accomplish a great matter [of importance], is already very extraordinary. It seems that Great Master Huiyuan did not establish some detailed Pure Land Tradition's theoretical teachings, [as] only periodically seen were his great skill of easily entering the Samadhi From Mindfulness Of Buddha, with mindfulness [of the name of] Buddha [Amitufo] as his foremost [practice], including his descriptions of some states within Samadhi. As for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s' completion, awaited for the next Patriarch to accomplish.

Again, with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put into practice, passing through Great Master Tanluan and Great Master Daozhuo, having reached Great Master Shandao, were compiled into a complete doctrine. His 'Commentary On The Contemplation Sutra In Four Fascicles', from within his five volumes in nine scrolls [of commentaries], completely explained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from ancient India, on Amitufo's loving-kindness and compassion, salvation and deliverance, and his fundamental vows being the core, as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original intention. Thus, Great Master Shandao is the Second Patriarch. He was qualified enough [as] he completed the one [great] matter of establishing the theoretical teachings. He had his mission [which was this].

In this way later, those like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Third Patriarch] Great Master Chengyuan,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Four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Fazhao,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Six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Yongming [who was also a manifestation of Amitufo],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Eigh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Lianchi and such, [although] they did not focus on cultivating [only] the Pure Land teachings, they were however [all] with one direction, of being deeply passionate in seeking birth in Pure Land.

Here within, is the background of China throughout history. Cultivation of practice was mainly with the Chan Tradition, scriptural study and meditation practice. This was mainstream, [while]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for a long time since, was a Dharma door with the nature of relying upon attaching [to other Dharma doors]. It can even be said, that it was basically, by those with scriptural learning, seen as a comparatively shallow Dharma door, not being the mainstream,

and not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us, for these Bodhisattva Patriarchs in this world, within this background of China, to propagate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they must have skilful and expedient means. What skilful and expedient means? First, they had to manifest, in the Chan Tradition or those of Scriptural Traditions, as thoroughly awakened ones with great and complete understanding. [Then are] they with qualifications to convince the Chan Tradition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s' practitioners to come and cultivate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As Great Master Yongming, he was the Chan Tradition's Fayan (Dharma Eye) Tradition's Third Patriarch, who was thoroughly awakened, which in the Chan Tradition is indisputable. Thus, he could guide [all] to "return" to the Land Of Ultimate Bliss, by having their ten thousand goodnesses together returning [or dedicated] to [reaching of] Pure Land. His "Brief On Four Categories Of Chan And Pure Land Practices" was very well composed. [See <http://purelanders.com/2009/12/15/brief-on-four-categories>] He had the qualifications to say its words. For those of the Dharma-Ending Age's Chan Tradition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s' practitioners, he pointed out a smooth, broad and great path for departing from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by relying upon [Amitabha] Buddha's power to reach his Western Land Of Ultimate Bliss.

As you can see, when Great Master Lianchi [came, it was]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Also [then], from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ince, [as] the Chan Tradition was very prosperous, Great Master Lianchi was also in the Chan Tradition awakened.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Nin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Ouyi also was in the Chan Tradition awakened, moreover with scriptural learning and meditation practice very clearly realised. Thereafter, with their statuses of being great experts in all [Dharma] fields, to thus propagate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they had much power to convince, and much power of influence. Of this kind of Patriarchs, how can they not have [done] enough to be model [examples, to be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Patriarchs?

Thus, saying so, that only Great Master Shandao was qualified enough [as a Pure Land Patriarch, that the] other 12 Patriarchs were all not qualified enough, these words spoken are too lacking in standard [or substance]. If you say

so, actually, you are, towards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s Patriarchs, with this kind of belittling [and slighting], it can be said, to criticise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to all be of slander of the Dharma and slander of the Sangha, that [might] sever [other] people's Dharma body's wisdom lives [if they are accordingly misled].

Especially those who say that the true Pure Land Tradition had gone to Japan, that after the Tang Dynasty, there is no more Pure Land Tradition [in China], this is even more baseless speak and absurd talk. They all say so, that the Japanese created a so-called "three countries' seven Patriarchs' lineage system, as if saying that after Nagarjuna [Bodhisattva], Vasubandhu [Bodhisattva], [the teachings were then transmitted] to [Great Master] Tanluan, [Great Master] Daozhuo and [Great Master] Shandao, who transmitted them to Yuanxin, Faran (Honen), etc. On these things, we can just take a look and smile, [as] it is not a must to discuss with them too much [on this]. However, if we all are to accept this way of saying, there is fundamentally no reason of any kind [to do so].

Of itself, Japan's "Pure Land 'True' Tradition" (Jodo Shinshu) [was said to] rely upon Great Master Shandao and Great Master Tanluan's ideologies for practice. Thus, [if so], we do not need to propagate their Japanese Shinshu's fundamental vow Dharma door. [As] our native land's ideology is already complete, there is no need to want "imported goods." However, we to others must be respectful, also not needing to criticise them. Why? Because when the Buddha's teachings are at whichever country, with whichever people's manifesting of forms, they have to respond to sentient beings' [spiritual] roots and capacities. It may be that Shinshu's fundamental vow's method suits Japan, its island nation's people's mentality, which pays more attention to Faith of attaining salvation, [while] towards discipline through the precepts not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wards common [or general] paths [of practice], they sometimes are not very able to integrate [with them harmoniously], as with other [matters] like such. We know that they are of an island nation's mentality, and it may be with this way, that is able to benefit sentient beings [there]. Thus], we too do not want to criticise them.

In Mainland China [however,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the Great Vehicle's [Mahayana]

## 生活中的佛法

Buddhist teachings' atmosphere is very strong [and rich. As] China has the Confucian teachings' spirit, we have to pass on the Confucian, Taoist and Buddhist's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s cultural essence [where harmonious in nature]. We have to strengthen understanding of [how to] uphold the precepts, [as] the 13 Chinese Patriarchs all have strict regard towards upholding of the precepts. Although it is not [by] relying on upholding of precepts [that] rebirth [in Pure Land is attained], however, upholding of precepts is able to effectively [aid the] effect of connecting to [Amitabha] Buddha's power, help us establish the root of Faith, and raise our grade of rebirth [in Pure Land]. [It is] especially with discipline of the precepts, [that determines the] Buddha's teachings' lifespan [in our world, as it is a] banner [or form of] the Buddha's teachings, [that signifies its existence. If] the Buddha's discipline of precepts does not exist, the Buddha's teachings will from this Earth, in advance die out. How can we as the Buddha's disciples [then], not respect the discipline of precepts, and not earnestly practise what was advocated? Thus, regarding the two viewpoints raised just now [in the questions], we think they are both not right.

We hope that Mainland Chinese practitioners of pure karma [for birth in Pure Land], will still accord with the Chinese 13 Patriarchs' ideologies for practice. Every Patriarch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responded to capacities [of the beings then] to speak the Dharma, manifesting forms each with their specialities. Such did Great Master Shandao do during the prosperous Tang, at the end of the Sui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ang Dynasty, which was China's best period [in history]. When the Chinese people's blessed virtues and wisdom were the most profound, he could, [beginning] from Faith, get straight to the point [when teaching]. Thereafter, with the mind of revulsed renunciation [from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able to arise, and thereafter with one direction, of being deeply passionate in mindfulness of Amitufo, and reciting of Amituojing (Amitabha Sutra). Ah! Those who attained rebirth [in Pure Land then] were truly many.

However, having reached now, to use this kind of method [above], whether it is to be widespread, this needs considering. Now, in Mainland China, the Chinese people, almost for a hundred years, were without Confucian culture as foundation, [due to war and chaos, such that] even being a good human is not done well. With the mind very warped, full of deceptiveness and pretence, and with so-called [personal] success and benefits as life goals, their minds are very ignorant. If you directly tell them to learn about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they might find it difficult to attain Faith.

Not only not believing, they [might] even assume you have blind faith, and laugh loudly [at you. Thu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we have to draw support from Confucian culture [which is generally secular, to] first enable them to become better humans. Thus, the Pure Karma Of Three Blessings must be taught [See <http://purelanders.com/2010/03/15/three-acts-of-merit-true-causes-for-pure-karma>]. [After] your worldly blessed virtues are well accomplished, then are you able to develop world-transcending wisdom, and with world-transcending wisdom developed, this is when Prajna wisdom arises. Then, regarding this one Dharma door for rebirth in Pure Land, and Amitufo's power of vows to save and deliver, will your Faith arise, [along] with [your] power of vow [or Aspiration to be born there].

Thus, I feel tha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13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Yinguang's ideology is even more agreeable [to today's beings'] capacities – which is to propagate both Confucianism [where agreeable] and Buddhism. [As] expressed in his four lines, “[With] kindness [in] human relationships, [to the] utmost fulfil [one's] part [responsibly], end evil [thoughts], maintain sincerity, [integrity and respect, of] all evils not do [them, and for] all good fulfil [them].” This is worldly good [or wholesome] Dharma being transmitted. [For] world-transcending good Dharma, it is “Truly for [transcending the cycle of] birth and death, give rise to the Bodhi mind (Bodhicitta), with profound (or deep) Faith and sincere Aspiration, uphold [Practice of mindfulness of] Buddha's name [i.e. Amitufo].” [These are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12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Chewu's four lines, with its 16 words as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guiding principle.

I think, with my personal shallow perception, that in this period, we should use these eight lines as the two wings for propagating the Pure Land Dharma door. Then will we be able to benefit even more sentient beings. Awaiting for when these two wings [are strong], especially when reaching the second state, [then] can Great Master Shandao's ideology be concentrated upon, at the same time also with Great Master Lianchi, Great Master Ouyi, and Great Master Chewu's ideologies harmonised together. I even feel that, regarding the Chinese Pure Land Tradition's propagation, it must be with the 13 Patriarchs' [teachings together, with] complete synthesis when looking at them. Thus, to say that only Great Master Shandao, as one person [is a Pure Land Patriarch, with the] others not qualified enough [to be Patriarchs], saying so is extremely absurd. We should not listen to [such].

*Namo Amitufo : Translation by Purelanders.com*

# 佛学常识问答

◎西念

## 出家男子为什么称为和尚？和尚是什么意思？

**答** “和尚”原是从梵文Upādhyāya，也叫得上。它是“老师”的意思。和尚是一个尊称，要有一定资格，堪为人师，才能够称和尚，不是任何人都能称的。

所以，在寺院里面一般只有住持和首座才被称为“和尚”，其他的出家僧人有职务者称为“执事”，没有职务者称为“清众”。当然，这个称呼并不限于男子，出家女众有资格的也可以称和尚。但是后来习俗上这个词被用为对一般出家人的称呼，而且一般当作是男众专用的名词，这是和原来的字义不合的。

## 喇嘛是什么意思？

**答** 喇嘛是藏语，它和“和尚”是一样的意思。这个字也被滥用了，本来并不是每个出家人都能称为喇嘛的。正确的称呼是：出家的男子受十戒的称沙弥，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出家的女子受十戒的称沙弥尼，受具足戒的称比丘尼。

## 我们一般把出家男子称为“僧”，出家女子为“尼”，这是否是正确的称呼？

**答** 僧是僧伽的简称，它是“大众”的意思。僧伽是出家佛教徒的团体，至少要有四个人以上才能组成僧伽。所以一个人不能称僧伽，只能称

僧人。“尼”字是从沙弥尼、比丘尼的字尾而来的，是华人对出家女众的简称。还有在尼字后面加上姑字的，则是习俗的称呼。“尼姑”这个称呼对比丘尼不尊重，在佛教四众弟子中不使用。所以，对一般的出家众我们称呼为“法师”或者“师父”就好。

## 什么叫做法师？

**答** 法师(Dhammacariya)本是一种学位的称号，要通达佛法，能为人讲经说法的人才能称法师，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称的。还有较高的学位，精通经藏的称为经师，精通律藏的称为律师，精通论藏的称为论师。更高的是三藏法师，是遍通经律论三藏者的学位，如唐代玄奘、义净都受到这个称号。

## 我们看到有些藏传僧人被称为“活佛”，又是什么意思？

**答** 藏传佛教对修行有成就，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而转世的人称为“朱毕古”，这个字的意义就是“转世者”或“化身”。“活佛”的称呼可能与明朝皇帝封当时西藏地方掌政的噶举派法王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有关，清朝皇帝给达赖喇嘛的封号也沿用了这一头衔。所以，“活佛”这种封号和称号在佛教教义上是说不通的，其实藏传佛教中也没有“活佛”这个词。

## 南传佛教中“僧王”又是什么？

**答** 在南传佛教国家，如泰国、缅甸等，全国会选出一位僧伽领袖叫做僧王。在斯里兰卡则每一宗派选出一位“大导师”，每一省或一市选出一位导师。僧王或大导师管理全国的僧务，导师管理地方的僧务。

## 佛教僧侣是不是神职人员？

**答** 佛教僧侣仅仅是为求得解脱而出家修行的人，不是担任什么神与人之间的神职。他不应当，也不可能代人祈福禳灾，或代神降福免罪。所以，在佛教没有“神职人员”这一说。

## 常常看到有人读《心经》，其中“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什么意思？

**答** 在弄明白这个问题之前，先要知道佛教的一个重要概念“色”。“色”不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颜色或者男女之色。“色”，概括性来说指一切质现象。在佛教看来，任何物质现象都是“缘起”的，由各种因缘和合而生成的。它们有名称、有相状、有功用，但是它的名称和相状是无常的，也没有一个指挥它的主宰，这种迁流变化、无自性、无主宰的状况在佛家称为“空”。色是因缘所起，色法上没不变的实性，所以说‘色即是空’；唯其没有实性，所以能遇缘即起，所以说‘空即是色’。这也就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的简单解释。受、想、行、识等精神现象也同样地是‘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是宇宙万有的真实相状，即所谓‘诸法实相’。

## 经常听有些同修说用巴利文诵经，请问什么是巴利文？

**答** 巴利文是古代印度一种语言，是佛陀时代摩揭陀国一带的大众语。据有些记载佛就是用这种语言说法的，所以弟子们也用这种语言记诵他的经教。巴利语虽然早已不通用了，但是靠佛经而保存了下来。巴利就是经典的意思。古代印度有一种传统习惯，就是把典籍用口口相传的方式背诵下来，而不重视书写。根据《锡兰岛史》记载，公元前一世纪时候，才在锡兰开始传写。到公元五世纪，摩揭陀国三藏法师觉音到锡兰，重新用锡兰的僧伽罗文把巴利文三藏全部记录下来(一说觉音将很多用僧伽罗文写的注疏译成巴利文)。

## 除巴利文之外，还有哪几种文字记录的佛经？

**答** 还有梵文。佛教分南传和北传，传到南方去的用巴利文，是小乘佛教经典；传到北方去的用梵文，多数是大乘佛教经典，也有小乘经典。汉译佛经，从梵文翻译的居多，也有从巴利文翻译的。藏译佛经则似乎全是从梵文翻译的。简单地说，巴利语是古代印度的大众化语言，梵文则是上流社会的语言。

## 我们今天看到佛教有不同的型态出现，可以用语言来区分吗？

**答** 可以的。我们可以用语言把佛教分为：(1)汉语系佛教、(2)巴利语系佛教、(3)藏语系佛教。

一般来说，南方国家如斯里兰卡、缅甸、柬埔寨

寨、老挝、泰国和中国云南部分地区属于巴利语系佛教，是小乘佛教，比较精确的说，应当称为上座部佛教或者南传佛教。中国、日本、南北韩、越南的佛教属于汉语系佛教，也称为北传佛教。西藏和蒙古地区，以及尼泊尔、不丹和印度北部地方的佛教属于藏语系佛教。汉语系和藏语系佛教都属于大乘佛教。

### 大乘小乘有什么区别？

**答** 简单地说，大小乘的分别，主要在于大乘着重利他的行为，强调菩萨精神。小乘着重自己解脱，圆成阿罗汉果位。在小乘佛法来看，当个人修学达到阿罗汉，则已出离三界，不受后有，安住不生不灭的涅槃之境。但在大乘佛法来看，菩萨圆成佛道的过程，就是自利利他的过程。乃至成佛之后，为度化众生故，不住涅槃，在因缘生灭的世界中，永无休歇地做利他的菩萨事业，但在利他的同时，又不住生死，而随时随处安住在涅槃的境界当中。

### 阿罗汉是什么意思？

**答** 阿罗汉(Arahat)是修行者得到证悟的果位。到达这个果位有四个阶段：断除了见惑(破除我执我见等，达到无我)的叫做须陀洹果，即初果；进而断除思惑(断除贪嗔痴慢疑等习气)，按照其深浅粗细不同而有斯陀含果(二果)和阿那含果(三果)；到了阿罗汉的果位(四果)，见惑思惑都已断尽，证得涅槃，堪受人天供养。所以阿罗汉的意义之一就是“应供”，这是小乘佛法的终极地位。

### 菩萨是神明吗？

**答** 不是。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萨埵是有情众生的意思。简单地解释，凡是抱著广大的志愿，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苦恼中救度出来，而得到究竟安乐(自度度他)；要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一齐从愚痴中解脱出来，而得到彻底的觉悟(自觉觉他)——这种人便叫做菩萨。

### 信佛一定要出家吗？“四众弟子”指哪四众？“七众弟子”又指什么？

**答** 不一定要出家。佛教自古以来就有出家弟子和在家弟子。有时候我们称为“四众弟子”，就包括出家男女二众和在家男女二众。

至于“七众弟子”，指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摩那(学戒女)、优婆塞(男居士)、优婆夷(女居士)，这是根据所受持戒律的不同而给予区别，这是佛教中最常见的比较正规的称谓。

### 请问出家制度是佛教创始的吗？

**答** 不是。在佛陀时代，出家修道在印度已成为风气，当时的婆罗门教、耆那教、以及一些事火教派都有出家僧侣。但是佛陀本人以王子出家的榜样，使出家风气在佛教中得到了鼓励。根据小乘教法，在家修行障碍多，心意难以专纯，只能在理论上断除见惑证得初果，至多断除欲界思惑证得三果，不能证得现法涅槃。出家生活自由无累，容易集注精力从事修行，所以要证得阿罗汉果，非出家人做不到。当然，在大乘佛法而言，僧团和僧人作为佛法住世的幢相，是三宝的代表。大乘佛法更加注重于利他的菩萨行，在家佛弟子依旧可以通过行菩萨道而至成佛。



# How To Reduce Stray Thoughts During Nianfo?

**Q** How do I lessen stray thoughts during Nianfo practice (of being mindful of the name of Amitabha Buddha – ‘Amitufo’)?

**A** The brief answer is that, to prevent scatteredness of your mind, you should gather it in with utmost sincere (wholehearted) reciting and listening to your own reciting of the name of Amitufo, be it aloud or silent.

The detailed answer by the Pure Land Tradition’s 13th Patriarch Great Master Yinguang (净土宗十三祖印光大师) is as follows, in his ‘Fourth Reply Letter To Gao Shaolin’ (复高邵麟书四):

‘至于念佛，心难归一，当摄心切念，自能归一。

‘As for Nianfo, if the mind is difficult to be unified as one [without being scattered, you] should gather in the mind with sincere mindfulness [of Amitufo’s name], which will naturally be able to unify it as one [to be wholehearted (and thus single-minded)].

摄心之法，莫先于至诚恳切；心不至诚，欲摄莫由。

The method to gather in the mind, is none other than to first have utmost sincerity [and earnestness; for if the] mind is not utmost sincere, [even if] desiring to gather it, there is no way.

既至诚已，犹未纯一，当摄耳谛听。无论出声默念，皆须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

If with utmost sincerity already, but yet to be purely singular [in mindfulness, you] should gather in the ears with attentive listening. Regardless of aloud or silent recitation [during Nianfo], all must be recitation that arises from [the utmost sincere] mind, with the voice from the mouth exiting, and its sound from the ears entering.

(默念虽不动口，然意地之中亦仍有口念之相)。

(For silent recitation, although there is no opening of the mouth to recite, however, within the mind ground, there is still also the “form” of the mouth reciting [and thus the mental sound that exits for entering the mental ears].) [Note: However, there is no need to visualise this, as you should only sincerely recite and sincerely listen to your sincere recitation.]

心口念得清清楚楚，耳根听得清清楚楚，如是摄心，妄念自息矣。’

With the mind [and thus the] mouth reciting very clearly, and the ear root listening very clearly, thus gathered is the mind, and false [or stray] thoughts will naturally cease.’

*Namo Amitufo : Shen Shi’an (translation)*

## Reflection:

# Where Best To Go When This Life Ends?

具缚凡夫，  
有大悲心，  
愿生恶世，  
救苦众生者，  
无有是处。

– 大智度论 (龙树菩萨)

***For bound ordinary beings,  
who have the mind of great compassion,  
and aspire for birth in this evil period,  
to save suffering sentient beings,  
this is not possible.***

– *Treatise On The Great Perfection Of Wisdom (Nagarjuna Bodhisattva)*

Since most, if not all of us, will NOT be liberated from the cycle of rebirth in this lifetime, there are these four alternatives for consideration... [1] You can try to hang around indefinitely, though if your negative karma is strong, you will be pulled quickly into a lower realm of rebirth. Even if not, the law of karma will still force you to take rebirth eventually. [2] You can let your karma unfold naturally, letting it direct you to wherever it does. While this might sound 'cool', it is foolish and dangerous, especially if you might have much negative karma, which will lead to an unfortunate rebirth.

[3] You can choose to return to this world, perhaps to continue helping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4] You can practise mindfulness of Buddha (Nianfo) well, to reach Amitufo's (Amitabha Buddha) Pure Land, where there will be the swiftest progress without obstacles, to advance through the ranks of Bodhisattvahood to best benefit all beings, before becoming ready to manifest Buddhahood. Although there are other destinations as choices, it is clear that ALL Buddhas most highly recommend Amitufo's Pure Land, as stated in the Amitabha Sutra, Immeasurable Life Sutra and more.

Obviously, only choices [3] and [4] are sensible, but which is more so? On [3], most of us will forget this life in our next lives, even upon return to this same world as aspired. We know this because in this very life, we cannot remember our immediate past lives! Even if there is some vague sense of familiarity, unless we were great masters, we will not remember even a single Buddhist teaching, that we might have learnt much of in our past lives. This is backsliding in wisdom. We can also see some Buddhist friends who backslide in Dharma learning and practice in this very lifetime, what more to say of this possibly occurring to us from life to life!

When Dharma connections are thus broken or weakened, there will be spiritual complacency,



that leads to looser morality, which breaks the precepts, creating negative karma. Thus, even those who had created much positive karma in a past life, that led to a better but more distracting worldly life can become spiritually wayward. This is backsliding in merits (meritorious virtues). Together, there is the great likelihood of backsliding by depletion of merits and wisdom, which should be accumulated and perfected for Buddhahood instead.

Unless already well-trained Bodhisattvas, even those who nobly wish to return here immediately after this life ends to help other beings will backslide. Even some junior tulkus, who are recognised reborn Buddhist masters are known to backslide. Thus, if we keep urging ourselves and others to directly return to this spiritually defiled land, which tends to spur our defilements to thrive, not only are we not liberating one another from rebirth, we are compounding the problem by rendering more to be stuck. This is why ALL Buddhas make it a point to, even if not asked, exhort beings of defiled lands to attain birth in Amitufo's Pure Land for training to be the most efficient Bodhisattvas, while never urging beginner Bodhisattvas to stay in defiled lands.

Our world is also entering deeper into the Dharma-Ending Age, which is when the quality of the Dharma being taught, learnt, practised and realised is on general decline. Being a most compassionate and responsible teacher, instead of just letting all of us spiritually sink, the Buddha highlighted Nianfo to be the practice most feasible for most in these times, which offers our final lifeline to spiritual safety and liberation.

It is not that we should neglect the welfare of beings this world. We ought to take the 'Middle Path' approach, of doing our best to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for one another now, but while also urging one another to take up the lifeline of reaching the best place which is Pure Land, where all will be saved. There is no forsaking of anyone as we are going there for training to be the greatest Bodhisattvas, to be equal to the likes of Samantabhadra (Puxian; 普贤) Bodhisattva and Avalokiteshvara (Guanshiyin; 观世音) Bodhisattva, who are truly capable of guiding countless beings all the way to Buddhahood.

To instead return here right after this life, while asking others to also cling to a 'sinking boat' is not only a non-solution; it is part of the problem, that makes the boat sink faster with its added burden. Having forgotten their past mission to rescue others, these returners themselves will also need to be rescued by actual Bodhisattvas!

This is why we ought to take up the safest option of [4], to practise Nianfo sincerely and diligently to reach Amitufo's Pure Land, this best Dharma school. Empowered by Amitufo's blessings there, all lessons from past lives will be recalled. This is just one instance of countless ways, of how our spiritual cultivation will only progress there!

**末世法灭之时，  
特驻此经，  
百年在世，  
接引众生，  
往生彼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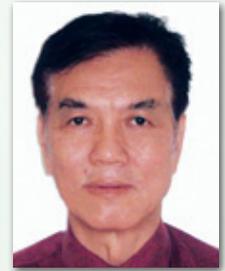
– 无量寿经 (释迦牟尼佛)

***When it is the last period of the Dharma-Ending Age,  
[I will] specially retain this Sutra,  
for one hundred [more] years in this world,  
to receive and guide sentient beings,  
for rebirth in that [Pure] Land [of Amitufo].***

– Immeasurable Life Sutra (Sakyamuni Buddha)

*Namo Amitufo : Shen Shi'an*

## 陈锦成 正司理



自今年2月被推选为司理，三个多月来便马不停蹄地和顾问们开会讨论，在董事们支持下，积极改善提升内部行政、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并且希望拟定一套良好机制，以便顺利展开各项工作。我们计划通过加强职员培训，招揽更多义工以改善各项服务，尤其是提高免费膳食素质等。

我们几位拥有专业知识、丰富经验的顾问监督大雄宝殿建造早日落成。本林佛法导师延续法师主持指导现有的法事活动及佛学课程，日后也希望开办多个佛学课程讲座等，推动发扬佛教文化事业。

最近举办的活动如度岁金、助学金、法会、卫塞节等，乐见许多林友和义工纷纷回流，善款增加，令人鼓舞。本着弘扬佛法、慈悲济世的宗旨，相信在现有人选及愿意付出贡献的董事们，能够齐心协力，在菩萨加持下，再创辉煌。阿弥陀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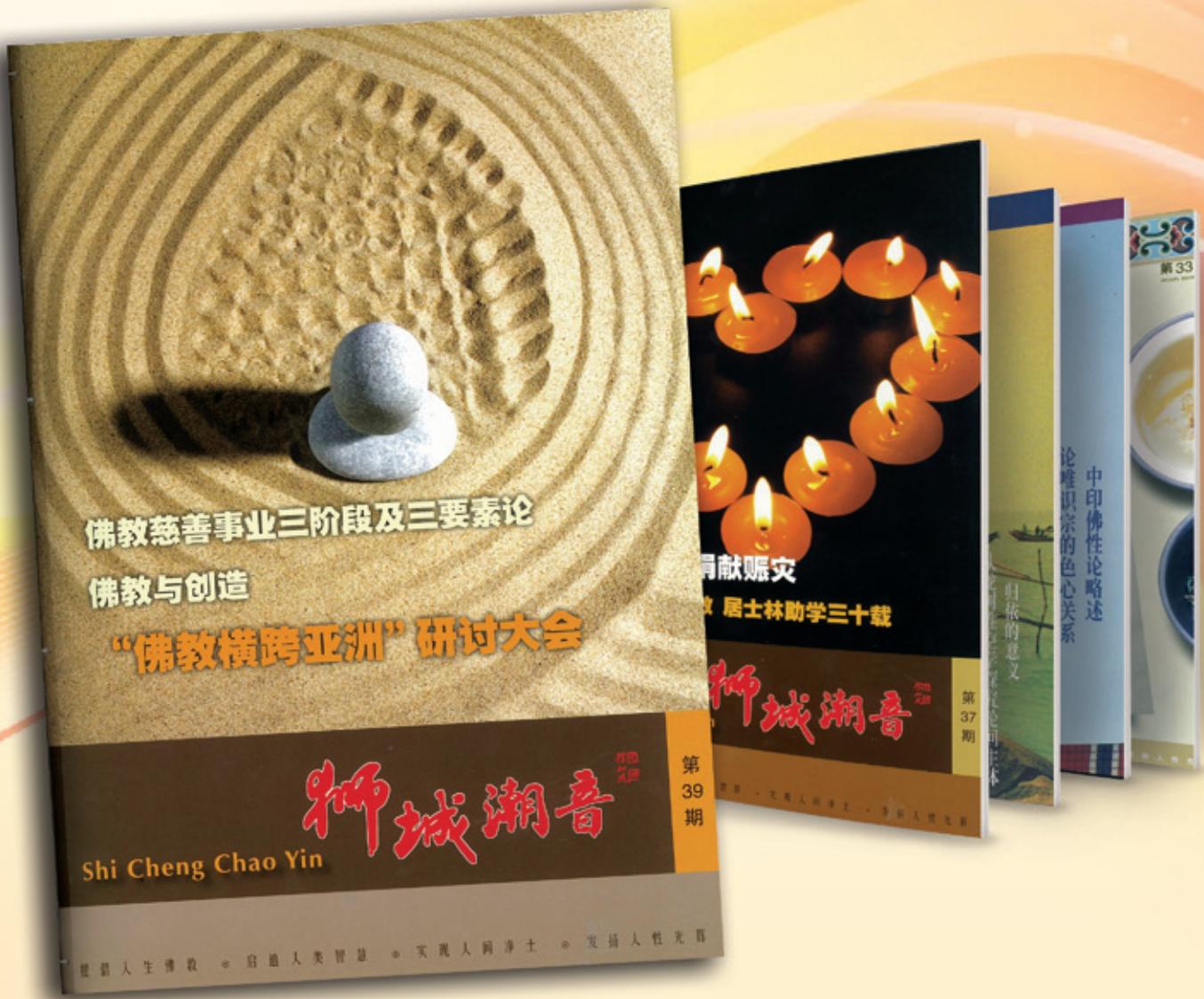
---

## 潘森钿 正财政



自我开始参与居士林的活动，我就深切地感受到林友及热心人士的无私奉献。有机会与大家共同为居士林服务，无私地实行居士林的宗旨“宏扬佛法，慈悲济世”，是我终身的荣幸。

身为居士林的财政，我有义务与董事们一起谨慎处理各方面有关财政的资源、资金运用及管理等问题。居士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佛教慈善机构，为了保障慈善资金的使用安全和效益，我们必须逐步提高林里的财务管理制度，以符合慈善总监的要求。在林友及热心人士持续的支持与奉献下，我相信我们大家可以一起继续无私地实行本林的宗旨。



本林《狮城潮音》杂志创办于1995年，先后已出版47期。“潮音”二字出自《法华经》，“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意思是说佛菩萨说法的音声，周遍圆融，清净无染，如海潮一般知进守退，不失时机地利益一切有缘众生。

《狮城潮音》自创刊以来因文章质量高，设计新颖，印刷精美，在佛教期刊中有一定的口碑和影响力。作为居士林和国际佛教界之间相互交流的重要媒介，在过去也大多都寄往国外。

陈立发居士自去年11月27日接任代林长职务以来，便积极着手恢复《狮城潮音》的出版工作。杂志目前由本林佛法导师延续法师代理主编，法师为南洋理工大学大众传媒学硕士毕业，也曾担任过《佛陀教育》、《净土》和《甘露》杂志主编等职。

新出版的《狮城潮音》杂志主要针对林友，突出通讯功能。以“联系林友，弘扬正法”为办刊宗旨，以开放透明的态度面向广大林友，及时告知林内的工作进展和各种弘法、慈善、大殿重建、大众共修和法会信息等，以增加林友的知情权，方便林友参与各项活动。同时，以通俗的文字传播正确的佛法知见，推动佛法生活化。